文艺生活 74 周刊

2012/08/01　总第74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专题 Feature

13岁的《恋爱的犀牛》第1000次登台

孟京辉，掏心窝子说：《恋爱的犀牛》什！么！都！不！是！
从“马路”到张念骅，无可取代的相遇
郝蕾：谁也不能忍心将曾经的自己忘记

在北京暴雨夜“奔向不列颠”

GALA乐队
无所求，才是赤子心

蒋明
我不是老男孩，只想自然哼唱当下的生活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2/08/01　总第74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订阅 Subscribe
http://zhoukan.cc/subscribe/
同时支持IPAD 和IPHONE 免费订阅
在APP Store 里搜索“文艺生活周刊”即可

封面人物：《恋爱的犀牛》千场演出主演：张念骅
（摄影: 陈旭人人）
封底图片： 7-21“奔向不列颠”Exile Parade乐队演出现场
（摄影：吕伟）

投稿 Contribute
E-mail: m@zhoukan.cc
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她的改变

文/池旭（首席记者）

裹着被子在空调房里看完了伦敦奥运的开幕式，被Hey Jude煽情至泪眼涔涔的时候，微博上刚好有人po出了08年的烟花。恍惚间呀的一声，那仿佛还近在眼前的昨日光景，原来都已是四年前的好时节。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不紧不慢，非得要你踮着脚往过去望一眼，才知道光阴的车轮已经驶了这么远。

换回旧的笔记本电脑，打开IE浏览器的收藏夹，顶端赫然亮起很久以前常去的一个站点，是当时很流行的文艺腔独立论坛，有别致的logo。那个时候上课不听讲，偷偷用手机上论坛，分明不识愁滋味，偏要强说离愁硬诉衷肠。那个变得有些陌生的页面上，曾经寄托了我的小青春里最矫情躁动的一段时间，记录着我至今仍不忍直视的大段词藻堆砌。

对过去的自己，我究竟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呢？有点儿嘲笑，有点儿鄙视，有点儿后悔，可更多的还会是失落吧。因为，过去的那个自己无论是骄傲还是颓唐，终究都是回不来了的，就好像是一块记忆的琥珀，把那些岁月和自己紧紧地封存在一起。你只能窥测，却再不能体会。

想来，从那时的自己到今天，不过是区区几年的光阴，现在看来却有着翻天覆地的更迭。读了一些书，看了很多戏，识了几个人，走了一段路，这些深深浅浅的经历都将在不知不觉间折射到自己的身上，把你煅成另一番模样。每个人都在时光洪流的推动下不断改变着，往不同的方向延展着我们各自的触角。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一个未曾重视的际遇，可能就将把你推向另一个崭新的世界里。

就好像是本期戏剧版的专题，在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走向一千场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的视点不在它的辉煌，而在你我的改变。五年前看《犀牛》的你，和今天的你早就不再是一个人；你看待《犀牛》的视角，也早就变得不复从前。可叹的是，我们终归是几经辗转，而换得了今天的自己。面对过去那种失落又夹杂着坦然的心境，也算是间接证明了我们这些年间的，曲折成长。

我们也许怯于表达，却可以从容地去触摸，去感受。就在每天你路过的风景里，故事已有了改变。呵一口叹息，继续我们的匆匆。

DIRECTORY









@RT微辞

编辑 / 安生

@潮音乐



#7.27陈奕迅生日# 陈奕迅，他是七月的狮子座，有个入狱的父亲和爱购物的老婆。如果你只是每K必唱《十年》，为《shall we talk》流泪，将《浮夸》奉为挚爱，你不够爱他。如果你无视他的发胖，记得他平时搞怪、唱歌认真的模样，那么，你好同类。最坏的世界里要听最好的歌，谢谢你，陈奕迅。生日快乐。（来自新浪微博）

@O2氧气生活（《氧气生活》官方微博）

你一直在剥除层层外皮，期待找到内在的果实。外皮的剥落让你满足，但你很快就会失望，因为你发现，以为是果实内层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另一层皮。然而失望很重要，它可以是成就的一种表征。终于，你了解到在一层层外皮之内并没有果实，你至少可以从强烈的期望中解脱出来。#人间是剧场#（来自新浪微博）

@吕彦妮ELLE（媒体人）

深夜，一个个读他们的名字，试图从身份证上那一连串号码里寻找有关他们生辰性情的线索，视线划过他们生命消失停摆的地标，想象着大雨前的白天黑夜里他们过 着怎样的生活，怀揣着怎样的喜悲，和小小的美好愿景，刻苦满足地度日。只愿你们原谅这城市的辜负，安息。愿天堂有一席安身之所，会落雨，不郁积。（来自新浪微博）



@朱德庸（台湾著名漫画家）

人生之所以荒谬，是因为人类认为所有的事都该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每件事都是合理的，我们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来自腾讯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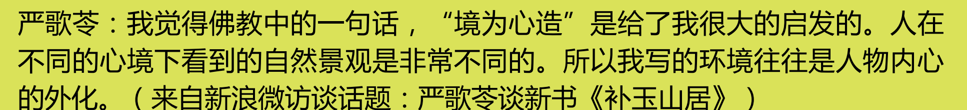
@大仙（作家、诗人，代表作《北京的金山上》等）

虽然你走你的马连道，我走我的蓟门桥，我们早已两清，两情若是两清时，一朝一暮都苍远，旧情不堪回首凌乱中。有时我当街或者当堂甚至当面，遇见我的旧沙鸥，伊的容颜已被岁月所斩，眼角绵延的鱼尾纹，折皱里哪一丝是我为你留下的痕迹？那里面曾容下我闲云野鹤的身影。（来自新浪微博）

@严歌苓（作家）



提问：严老师，请问您是如何持续保持创作灵感的呢？在角色的勾勒上您总是应用心理的描述，而不是情境的描述，那么这些刻画的来源都是从什么中得来呢？



严歌苓：我觉得佛教中的一句话，“境为心造”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的。人在不同的心境下看到的自然景观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写的环境往往是人物内心的外化。（来自新浪微访谈话题：严歌苓谈新书《补玉山居》）

@tzh100（《文艺生活周刊》撰稿人）

今年又来张北音乐节，和去年变化不大。王若琳染了黄头发，还是喜欢唱英文歌；张楚依然软弱无力，最后终于唱了姐姐。晚上草原很冷，风很大，刮得帐篷噼里啪啦，预料中的雨始终没有下。一些摇滚青年不睡觉，边唱歌边吼叫。期待明天是个好天气，有更好的音乐。（来自新浪微博）

@李银河（社会学家）



巴塔耶认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在文学中，行动，就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在人生中，最值得一做的事情就是文学创作。因为它不只是对美的享用，还是对美的创造，体验。它是人生最美好的行动，是审美生存本身。（来自新浪微博）

@张晨初艺术空间（油画家张晨初）

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 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如此衡量，当代社会有几人算知识分子？（来自新浪微博）

@郭晓冬（演员）

提问：演话剧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晓冬：最大的收获：原来我也可以。（来自新浪微访谈话题：郭晓冬聊话剧《钢的琴》）

13岁的《恋爱的犀牛》第1000次登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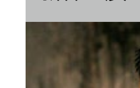


专题主编/阿笨 米拉拉 记者/吕彦妮 孙率兵 池旭
剧照/李晏、陈旭人人、储可为 及 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提供

为什么叫什么犀牛？
因为犀牛的视力很差。
这是暗喻人们在恋爱中的盲目。
——《恋爱的犀牛》题记

1999年，一个叫做《恋爱的犀牛》的话剧在北京上演，谁都想不到，这样的一部有关爱情，甚至颇为偏执、疯狂的戏，能在十三年内上演一千场。2003版《恋爱的犀牛》首演之时，导演孟京辉曾夸下海口——此戏必会冲破千场。当时大家都把这句话当成痴言疯语，今天，孟京辉却做到了。

所有人都想问，为什么？这样的一部话剧，它到底拥有怎样的力量？它切中了观众哪些要害？它凭什么就成功了？它的成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个叫孟京辉的中年男人，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讲爱情的剧本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廖一梅的“犀牛”就成了“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所有人也都想知道，究竟还有没有一部戏，能够最终超越它？于是有了本期的这个专题。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怀疑这个专题的动机，这已经成了传统话剧营销之外的一个行为，因为《恋爱的犀牛》根本“不屑于”营销了，不是因为它有多牛逼，而是因为，它，什么都不是。



13年了，《恋爱的犀牛》即将拉开第1000场的序幕，这个对中国小剧场话剧似图腾似绳索又似开天辟地的戏码……影响了多少人拉扯出了多少故事，族繁不及备载。**渲染太多，孟京辉都看在眼里，可这些定义和勋章再也走不进他的心里。**采访伊始，他就为整个对话定下一个基本的调调，他的表态很直白，**他说，《恋爱的犀牛》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认可我的观点吗？认可，咱们再接着聊。

孟京辉：掏心窝子说

——《恋爱的犀牛》什！么！都！不！是！

记者/吕彦妮、池旭　文/吕彦妮

从2011年7月到2012年7月，这一年，我和老孟打了无数次照面。

老孟，是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对孟京辉的称谓。从嘴里秃噜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像关系很铁很熟悉的朋友。就算根本不认识他的人，在攀谈时也愿意这么说，好像这样就能显得自己在戏剧圈混得特别有样。**他的名字，已经从十多年前的接头暗号，变成如今的一块金字招牌。**

2011年7月，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



1999年夏，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小剧场连演40场，并取得巨大成功，该剧每天上座率保持在100%以上，四百人的剧场经常挤进去四百五十人创造了小剧场史上的奇迹。
马路：郭涛 饰
明明：吴越 饰
孟京辉说：郭涛质朴真实，吴越清新神经质。



2003年，《恋爱的犀牛》登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演出5场，后又在北京人艺小剧场连演33场。深圳大剧院2场，韩国首尔未来潮流戏剧节3场。演出之热烈，再次带动了中国小剧场戏剧的繁荣局面。
马路：段奕宏 饰
明明：郝蕾 饰
孟京辉说：段奕宏激情狂躁，郝蕾性感。



2004年，《恋爱的犀牛》登上北京首都剧场的舞台，并连演10场，在距离演出前21天，演出票全部售空。后又在北师大北国剧社加演7场，《恋爱的犀牛》迎来了它百场演出，同时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心中的爱情圣经。
马路：段奕宏 饰
明明：王柠 饰
孟京辉说：王柠的明明带着飘逸的感觉。



2008年，《恋爱的犀牛》重回舞台，成为蜂巢剧场的开幕之作。从此中国戏剧演出史上有了第一部定制剧场演出的戏剧。四年间，《恋爱的犀牛》所到之处无一不掀起空前的犀牛热潮，长演不衰场场爆满，连续打破各地剧场上座率最高记录。
2011年9月，《恋爱的犀牛》受邀前往澳大利亚三地巡演，一票难求的景象跨越赤道在南半球重现，再次证明了《恋爱的犀牛》与生俱来的经典气质。12年间，《恋爱的犀牛》在全世界36个城市累计达900场演出，巡演里程226′800公里，观众人次达34万。
马路：张念骅 饰
明明：齐溪 饰
孟京辉说：张念骅的马路带着拉丁式眼神，齐溪灵动游走。



2012年，《恋爱的犀牛》再次以全新的青年阵容重演，马路：刘畅和黄湘丽接棒主演，继续着犀牛的爱情故事。

我的爱情丢了,丢失在喧闹的街道边,丢失在岁月的沙漏里,在无穷无尽的货架上,来来往往的出租车里,忙忙碌碌寻求成功的工作中,以及一个又一个男人的面孔间.我已经丢失了我的爱情......(by同学A)

我到的那天，是这个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上最有名的戏剧节进行到中间靠后的时段，刚到“中国剧场”，就听见工作人员说，老孟当天刚好也从西班牙回来，那边有个戏剧节邀请他的《堂吉诃德》去演出，他去盯了几天场子。结果就在午饭的“食堂”里和他撞了一个满怀。他是拎着一大坨火腿回来的，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看着不像刚从西班牙回来的，倒像早上刚去了趟菜市场，心满意足地招呼大家快来吃。他一坐下就问我还有没有红酒，配火腿吃，味道特“牛逼”。
吃着肉，喝着酒，大家伙都迫不及待地问他西班牙之行怎么样，他瞪着眼睛说，**“我都傻了，我们全都用中文演的，西班牙人全看懂了，谢幕的时候全站起来鼓掌！西班牙人太好蒙了！”**然后咧着嘴哈哈大笑，露出一边的虎牙，说个俗不可耐的比喻，像个八岁的孩子。
他当然不会蒙西班牙人。
在国际的戏剧平台上，孟京辉和中国戏剧，几乎已经变成外国观众对中国当代戏剧的一种条件反射的组合认识。
这条路，他是自己生趟出来的。
所以才会有阿维尼翁整月的驻场演出，才会有代表中国戏剧的橘红色斑马图样贴满那里的大街小巷。

2011年9月，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第四届北京青年国际戏剧节开幕。一段噼里啪啦激情亢奋的小视频放完了，主持人喊出孟京辉的名字，他跳着上了台，穿着皱巴巴的铁灰色质感的西服外套，休闲款的。然后掏出一张折了两折的A4纸，诵读起来。那是一份官腔和文艺腔并举的发言稿，有壮志勃勃的大口号，也有流水潺潺的小誓言。发言完毕，孟京辉双手合十给全场的媒体和戏剧同仁致谢，举过头顶的合掌，一副昂头愤愤的样子。
那一年的青戏节，一个月，有近100部戏，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在北京城内几乎所有能坐人的小剧场里上演。老孟在这件事情背后的推力，是不可以被忽略的。很明显，他见识过了外国的戏剧节，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原样照搬呗”。他就信一件事儿，中国的年轻人需要这个平台，他能做多少是多少，别人念不念他的好无所谓。**
他懂这些怀揣戏剧梦想的人，只是他从来都不说。即使是圈内人最推心置腹的言谈聚会时，再怎么质疑老孟近些年来做戏的水准起伏，也都会诚心诚意地承认，他对年轻后辈戏剧导演的提携和帮助，几乎到了“无私”和“忘我”的高尚境地。
不能否认，他的视野和能量，是当下的中国戏剧需要的。

孟京辉的头发这几年老是不长不短齐着耳朵，自来卷，迎风就要起飞的架势。
他很少摸头发或者下意识过去拢他们，在任何剧院、任何场合。
在心理学上，这有科学而确凿的解释，他不紧张不局促不慌忙。是的，你会有一种感觉，不管是在他自己经营的蜂巢剧场，或者全世界任何一个剧场内外，哪哪都像是他的主场。
只要有可能，每一场演出的开场，他都会亲自站出来和观众聊两句，所谓“聊两句”，其实也寡然，无非是一些谢谢你们来看演出我们的演员很牛逼大家观戏之类的客气话，他没说过“座儿比天大”，反而说：“甭管观众怎么说怎么想，甭巴结观众，没用。”
所以，此刻，他有充分的理由对观众们为《恋爱的犀牛》的追捧不屑一顾：**“不就是一个戏吗？跟我做的其它戏比起来，它十分之一都不算吧。我有好多事儿干呢！我经营着一个剧场，这个剧场每年有280到300场演出。我还有一个青年国际戏剧节。我还有国外的戏剧交流。我还有自己个人的学习。”**

因为我对他的自我评述持“保留不同意见的赞同态度”，于是才有了继续下面对谈的可能。
蜂巢剧场三楼候场区，两瓶矿泉水，一盒点三的中南海，一个下午，孟京辉掏了心窝子。

“《恋爱的犀牛》算个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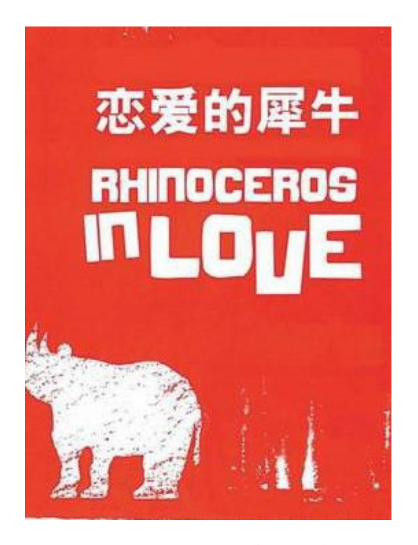
《文周》：从1999年（注：《恋爱的犀牛》首演年份）到现在，孟京辉的改变是什么？
孟京辉：小时候有很多理想，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些都不是真的不满意，这都是跟自己有关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到现在一步一步，你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说实在的你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改变了什么呢？改变的应该是你看待世界的方法。一个人吃多少东西喝多少东西玩儿多少东西，都是固定的，又怎么样呢，反正都一样。年轻的时候想得很多，但你经过了这一段风景这一段旅途，到了车站再看一眼，你发现，哦，风景还是一样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什么都没改变。

《文周》：“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该怎么描述？
孟京辉：**以前你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连朋友你都要去找寻，谁跟你想法一样，谁能跟你说两句话。你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一个群体，没有共同的氛围，团队都没有。你就找呗。结果有一天你发现，啊？原来我还有一群演员能跟我一起共同地干一件事儿。你周围还有一群朋友，当你决定要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他们也都在，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有一个剧场了，有一天你发现你能干一些事儿了。**
我最早以前排一个戏首演完了，成功，大家真激动啊，都喝醉了，高高兴兴的。可是现在一年能有七八个首演，不同的东西，不停地改变。

《文周》：那这种激动会打折吗？
孟京辉：也不是说打折，就是你觉得是应该的。**现在首演之后，我们敬酒的时候都说，又成功了。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哎为什么要加个“又”字？虽然是个玩笑，但是就觉得你能够掌控生活了，你能控制生活中的好多细节，在这其中你也能得到快乐。**

《文周》：那还会有不安和不满意吗？
孟京辉：肯定会有，特别多。事情越多，细节越多，你要计较的东西就越多。

《文周》：现在别人梳理这小剧场三十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1999年《恋爱的犀牛》是个节点，给中国的小剧场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戏于



《恋爱的犀牛》千场纪念演出
演出时间：2012.8.07-2012.8.12
场馆：北京•保利剧院
票价：80/150/200/280/380/580/880
在线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8374.html


摄影：储可为

孟京辉

当前亚洲剧坛最具影响力的著名戏剧导演，被誉为中国剧坛神话，是九十年代“先锋”剧场的拓荒者。舞台剧代表作：《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镜花水月》、《艳遇》、《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爱比死更冷酷》、《空中花园谋杀案》、《三个橘子的爱情》、《柔软》、《蝴蝶变形记》、《希特勒的肚子》、《初恋》等。

过分夸大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是一切不如意的根源，在如今有着无数选择可能的信息时代，“死心眼”这个词基本上可以称作是一种精神疾病。忘掉她吧。(by大仙）

你来说像是一条绳子，把你捞起来了或者说把很多东西连起来了。

孟京辉：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恋爱的犀牛》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恋爱的犀牛》算个屁啊？甚至我觉得《恋爱的犀牛》都算不上成功，它的很多意义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对我来讲它是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个状况，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你只要坚持，你的心有多大，愿望有多大，到最后就会有多大的东西来到你身边。**

《文周》：年初我采访廖一梅的时候她也说，那时候好多人劝你们去拍电影拍广告吧，回来再排话剧。但是她觉得如果那条路走过去了，也许就不再回来了。

孟京辉：对啊。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在戏剧学院的时候，大家都读过很多书，有很多梦想，比如说成为导演成为剧作家，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影响整个时代。但是这个路太难了，你知道可能有这条路，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可是你得走啊，像我就稀里糊涂走下来了。当时很多人就说，哥们儿不干这个。最麻烦的就是没钱啊，然后没场地、没空间、没可能，也没人支持。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啊？也有好多人说，算了我不干了，我拍广告去，我拍完广告有钱了我再回来；我做生意去，我做生意有钱了我再回来。**吹牛逼！！！没有一个人回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了，你走了你就回不来了，您就是熬不住了，您就是没那么大力量，您就是没戏，您就是傻逼！**

《文周》：当时这些话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孟京辉：就是大家聊起来了啊，大家说你丫孟京辉就是太理想主义！而且你多土啊！你说你排个戏你一分钱没有怎么弄？你看我们拍个广告，我能赚两万块钱，两万块钱不够排戏那我拍十个广告，我赚二十万，二十万我就可以回来了，我拿这二十万排戏——他们丫拿二十万就喝酒去了，干别的去了，为了这二十万能拍二百万的广告，两千万的广告，就进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现在就可以说，中央戏剧学院和我认识的那帮人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热爱戏剧，我干别的了，我还能回来。**

《文周》：当时就真没动过这个念头吗？

孟京辉：也有。我就偶尔也想着干点儿什么什么，挣点儿钱什么的。可能艺术、创造性的这些东西更吸引我吧。当然这是理想一点儿的说法，但是更现实一点儿的是吧，因为我可能别的吧，每次都没干成。我还拍过一个小电视剧，拍得乱七八糟的。但如果我要喜欢拍电视剧，我第一部没拍好，我拍第二部第三部，等拍到第五部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很牛逼的电视剧导演了。但是因为我在拍电视剧的过程中没得到快乐，而我在排话剧的过程中处处是快乐。人总是要找到这么一个快乐的安全的精神的所在，所以我就回到了戏剧。所以《恋爱的犀牛》现在看来真的就是一件小事。

《文周》：对那时候的你来说也是吗？

孟京辉：对任何时候的我来说都是！当时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当时就是玩儿狠的，我就要干这件事儿，我想干。别人说排不了，排不了我也要排。没钱，没钱我借钱也要排。你就说你要干什么吧？哦我要排这个戏。非要排戏那你就排吧。最后我就这样我就横下去了，结果就排成了。**有一次我们在圣丹斯电影节，九几年，在北京有个电影展，那个主席说，你想当电影导演吗？想当。那你拍第一部电影了吗？没拍。哦那你就还是不想当，你要是想当，这破电影儿有什么拍不成的啊？你说人，什么事儿干不成啊？文化大革命都成了，纳粹都成了。办一件小破事儿没什么。**

“我就先锋了怎么着吧！我挺牛的！”

《文周》：我以前采访杨婷和吴越，她们都说过那段时间是被“上天眷顾的时光”。你是怎么会回忆那段排练的时间的？

孟京辉：大家都挺美好的，也没有钱，就比较单纯，就是想把戏给排好，做一些有用的功和无用的功。（有用功和无用功都是什么？）有用的就是后来真在舞台上演了的，无用的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训练啊聊天儿啊，好像跟这个没关系，但其实也是有关系。

《文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廖一梅的剧本是怎么回事儿吗？

孟京辉：真不记得了。她这个也是不断发展的，最早好像是叫《爱情日记》这那的。后来就觉得简单嘛，那就排吧。廖一梅原来写的这是段落式的，这中间就有很多空间，作为导演，我就要把它弥合上，嫁接，调转，置换之类的。作为《恋爱的犀牛》，它好像又沾地气儿，又有一种神气儿。**《恋爱的犀牛》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群戏和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对位法。后来的我们一些戏也是按着这个走的。比如说枪谎言玫瑰，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的。**

《文周》：当时《恋爱的犀牛》排练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是你攥在手里一直没放的？

孟京辉：排完这个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什么戏都能排。在这个之前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 乎的，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如何爱你？我默默忍受，饮泣而眠？我高声喊叫，声嘶力竭？ 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人怜悯？我走入精神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 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明明，告诉我该怎么办？你是聪明的，灵巧的，伶牙俐齿的，愚不可及的，我心爱的，我的明明......（by马路）



2004年孟京辉、廖一梅在首都剧场（摄影：李晏）

我其实排过很多戏，折腾过各种各样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中国先锋戏剧导演的代名词儿了。（《文周》：你好享受当这个代名词儿啊……）对啊，我挺牛的！一出去人家说先锋戏剧，让他去吧，他算是瞎折腾的人里比较厉害的。

《文周》：那会儿的人对这个“先锋戏剧” 是一个什么态度？
孟京辉：没人知道！跟现在一样，没人知道先锋戏剧是什么。（《文周》：但我觉得现在的概念是有点儿乱了。）乱的，这是我们故意的，弄得很乱。先锋戏剧，我就先锋了怎么着吧！先锋戏剧其实到了美学上还分很多。比如《我爱XXX》，比如《爱比死更冷酷》，比如《镜花水月》，这就是真的先锋。先锋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先锋，比如说思想意识上、艺术美学观念上、形式感上，都可以先锋。像后来我们做的，《爱情蚂蚁》啊、《恋爱的犀牛》啊，都不算是先锋戏剧，但这帮观众，他觉得跟以前的不一样，他就觉得这是先锋。后来我们想既然这样何必跟他们计较，都算先锋就完了。（《文周》：为什么？你是觉得省事儿吗？）省事儿！你不用跟他们解释，其实后来呢，有先锋观念先锋技巧先锋姿态，我们把所有具备先锋姿态的都一锅端了，就都叫先锋戏剧了。

《文周》：所以这个能形容现在的很多戏，先锋姿态，其实更能形容吧？
孟京辉：对。

《文周》：我想起现在王翀在做的，他用的技术挺“先锋”，但没提什么理念的东西。
孟京辉：怎么没提理念！他叫新浪潮！他就是笨，我今天还说他，新浪潮过一阵儿就不管用啦！（《文周》：他可以叫后新浪潮啊！）那就是他后面的人了，他这波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个呢，我们就永远先锋。

《文周》：现在有很多观众说想要看到您以前的东西。
孟京辉：怎么可能有这种观众呢？不可能有。你就想，就不可能有……

《文周》：为什么过去这些戏里，你就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拿出来了，其他的戏都没有？
孟京辉：这只是一个过程，《爱情蚂蚁》过一阵子就拿出来了也许。（《文周》：您凭借什么做这些判断？）也没有什么，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些观众……（《文周》：他们就是想看您以前的那些作品，不想就在书上看见）想在现场看啊？看呗，来看呗。（《文周》：可是现场没有啊。你看《我爱XXX》那些，想过把他们重新拿出来吗？）想过啊，但是没那么容易。其实别人可以排但不一定我排啊，我写的，别人可以排啊！

《文周》：恋爱的犀牛演到一千场了，还会有什么突破吗？
孟京辉：一直在突破，所以就不用谈什么突破了。如果你一直是个好人，那你就不用再想怎么做个好人了。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个姿态，我就先锋了怎么着吧，先锋姿态，你还拿我这没办法了，我就这样了，我下个戏还跟这个不一样，我永远不一样。在西方体系当中，导演的风格一般都比较固定，德国特牛逼的导演，丫就会这一招儿，钻到极致了。我们去德国看戏，好多戏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导演的风格。当然他的风格也是一直可以延展的。我们中国，擦，刚他妈开始，我还弄了一个音乐剧呢，音乐剧还是百老汇的东西呢，胡来。

《文周》：这个先锋姿态，您怎么定义？
孟京辉：先锋姿态啊？就是有一个曲线啊，这个曲线它永远要接近x轴，但永远它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姿态，一种趋向，一种美学观念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我是一个实干家，趋向加上身体力行，这就是先锋姿态。**你得真干，今天弄一点儿明天弄一点儿。我们要永远向着一个目标走，达不到。

《文周》：孟京辉你的目标是什么？
孟京辉：表现人类应该表现的。就是你自己要做这件事情，自己要表现，小时候咱们在班里面老师经常说，这同学表现一般，这同学表现良好。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我们现在在干的事情。你在人生当中你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表现出来的是先锋姿态。

《文周》：人们希望看到戏剧，也是希望能在剧场里看到一些由第三方提炼出来的一些可能是残酷的也可能是高贵的东西。我喜欢《枪谎言玫瑰》，是因为我在这个戏里有某个时刻能被打中，一个戏里能有这样的时刻就够了。那你是怎么找这样的时刻的？
孟京辉：我不用找，这就有，不用找，就做就行了。你想想你每天，写文字啊采访啊，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满脑子都是戏剧。我在俩小时里要是不能把你搞定，我不就白干了。**你看你搞定我还不容易。你进了剧场我就肯定把你搞定，你说你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满



摄影：陈旭人人



1999年版《恋爱的犀牛》（摄影：李晏）

抛弃一个爱人的方法如下：第一，指责与他有同样缺点的人。第二，在他说话说一半时打断他，，并开始另一个话题。第三，在他疲劳时要求和他寻欢作乐。第四，想尽办法向你的爱人撒谎。第五，谈论他不熟悉的话题。第六，拒绝让他接近在身体处在肚脐和大腿之间的部分。第七，向他要求他做不到的事。第八，反复提起他的缺点和恶习，并断定这些是不可救药的。第九，，嘲笑讽刺。第十，把他赶出去......(by恋爱教授)

“我现在是为了给俩人排戏，一个是给我自己，一个是给我尊重的人。别人，跟我没关系。”

《文周》：你现在最寻常的、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孟京辉：你看我每天十点多钟起床，紧接着就上午待一会儿吃点儿东西晃晃悠悠看点儿书就中午了，喝杯茶就下午了，到工作室给演员重新排排戏就到晚上了，或者看戏或者看自己的或者看别人的，晚上十点多到家，十点到凌晨两点这四个小时读读书看看瞎待会儿打个电话，这一天就过去了。这是一种情况，有时候到了外地巡演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们这个很不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反正我脑子里想的是戏剧这点儿事儿，我没想着美术没想着爵士乐这些事，虽然我也喜欢，但是我没想着这些事儿。**

《文周》：当下是个挺乱的时候，你现在还会被这种剧场外面的东西抓住吗？

孟京辉：人啊，有所知，就发现自己特别无知。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所不知，才是真正的有所知。你现在天天看看网络啊微博啊，这些东西，你其实有权利不知道，而且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还挺美的。有人会说哎那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可是我为什么要知道呢？以前还会说你给我讲讲，但是现在我不想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这些知识你永远学不完，无所谓。

《文周》：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看了很多戏，但是不论什么剧情都能加很多当下的时事。但其实我在你的戏里看的不多。

孟京辉：在我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有。想吸引更多目光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些。跟观众的互动有很多种，语言上的互动，气氛上的互动，还有暗潮汹涌的心灵上的互动。但是我们已经都过了这段时间了。但是有好多剧团呢，他们不得不跟观众进行这种表面上的互动，更廉价一些。但是如果你从整个的方方面面来讲，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太多了的话，观众也笑，但是这个就太简单，这个是快餐性

摄影：陈旭人人

明明，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我想为你放弃一切，可我又没有什么可以放弃……一个普通人，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人，我能为你做什么呢？（by马路）



1999年版《恋爱的犀牛》（摄影：李晏）

的东西。比如**前段时间排《初恋》的时候，好多演员本能地要加，那个"绳命是剁么……"他们就加上了，其实挺好玩儿的，但是我说坚决不许用这个，因为我们跟这个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在这个云端呢，你偏要跳到另外一个云端上说另外的话，没这个必要。我们已经过滤了很多东西，不能再来了。**有的时候就要刻意再多点儿，比如说《枪谎言玫瑰》，有的还故意还癫叽叽地要和生活发生联系。但是这种社会问题，搁在话剧里面，我觉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越多越合适，别的根本不合适。

《文周》：现在你做了越来越多的事情，青戏节、阿维尼翁，这些年你觉得你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
孟京辉：我觉得我排了《柔软》，《柔软》对我来讲是我很自豪的一件事儿。《柔软》它是进入人的内心的，它是一个质问人类的事儿，它不是一个家长里短的。我做了这个我觉得我还可以，我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我做了《柔软》这个戏我觉得我还是值得自豪的。比如说我做了《柔软》这个戏，我就敢于在美术界吹牛逼了，我就敢于在摇滚界吹牛逼了，我还可以在烹饪界吹牛逼。比如说烹饪界，你就可以问人家哎你们烹饪界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儿的事儿啊？人家说没有。我们这儿有件好玩儿的事儿，《柔软》！有的时候能吹个大牛逼，有的时候能吹个小牛逼。

《文周》：你现在做戏不会就为了吹牛逼吧？
孟京辉：还就是为了吹牛逼……我现在是为了给俩人排戏，一个是给我自己，一个是给我尊重的人。别人，跟我没关系。有的人说哎哟导演你这个戏排得好啊！说得驴头不对马嘴的，好什么啊？跟他有什么关系？

《文周》：你现在觉得你的戏跟观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孟京辉：我觉得观众是跟着我走的，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跟着观众走过。从当初开始到现在这个关系一直没变过。如果观众跟着我走，我就可以随便玩儿了。我"嘭"跳坑里，哎观众咱们到坑里玩儿会儿，咱们去山上爬爬，咱们游会儿泳！

《文周》：可是这个对其他导演来说是特别奢侈的想法。
孟京辉：那是因为别的导演傻逼！他们想不清楚这点，我不好说。当我说到他傻逼的时候，就是比较亲切的说法了。你干嘛呀一天到晚想着观众，你又不认识他。观众？谁？谁？（可是你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观众席里坐得满满的。）可是他们明天就不是观众了，做的是另外的人了，所以观众是特别虚的概念。

《文周》：有的时候你在演出之前说两句的时候，你都说得特别简单，最多也就是说看戏愉快。你会去在意吗？看完戏之后偷偷去看观众席里他们的表情吗？
孟京辉：会啊，看到他们很高兴我也会很高兴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观众走了，再来，就不一定是原来的他们了。你比如说原来看《思凡》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全变了。

《文周》：看《思凡》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有什么差别吗？
孟京辉：**我跟你说，看《思凡》的观众他们现在都在家里养孩子呢，他们不会再来看了。**现在这些观众十年以后也去养孩子了，现在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都是高精尖，都是CEO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不一定能来。

《文周》：如果我特别狭隘的对这个做一个判断的话就是，戏剧对年龄是有要求……对什么有要求呢？
孟京辉：对美学背景有要求。

《文周》：对年龄没要求吗？您刚才不是说他们都在养孩子吗？
孟京辉：我去瑞士看戏的时候，戏剧场里都是老年人，四十年前他们培育了这些人，四十年以后他们也愿意来看戏。无论在瑞士在德国在美国，他分层，这个剧院主要演这一代人喜欢的，还有特青少年的戏剧，完全不一样。

《文周》：你的戏你有划定特别的人群吗？
孟京辉：没有。我现在都是人民大众。

《文周》：其实在这些观众里都是有质疑的声音的，你为什么不回应？
孟京辉：我回应解释他们也听不懂啊。比如说，**有一微博上说，我看了《空中花园谋杀案》，语言看不懂，这是毛音乐剧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确实不好弄。**你看英文一唱（唱起来了），kill for nothing kill for everything。中文一唱，就是"那些过去……"，这中文跟英文本来就不一样啊。这事儿我要跟他聊能聊一天，但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美学上的就更说不清了。**我去过多少戏剧节啊，我看过多少好的差的话剧啊，我天天都在这里头蹦跶，他是谁啊？一句话说他不懂就真的不懂了啊？我怎么回应啊？没法儿弄啊！**

《文周》：这个会让你不舒服吗？
孟京辉：如果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说，这种声音太多了，**别吹牛逼，谁都会不舒服。但是如果你足够厚，他这个东西就戳不进来了。**不容易，再过几年我们就死啦，就入土为安啦，我们哪儿有时间忙这个啊？

《文周》：你现在把时间拿来干什么？
孟京辉：呆着。能呆着就呆着，不能呆着就干点儿事儿。

《文周》：你还在不停地拓展这些可能性。
孟京辉：中国当代戏剧发展到现在是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就是旧有体制和新的有创造力的体制在挣巴的时候，国家资本对旧有体制依然在扶植，新的东西又是雨后春笋也在扶植。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工作者就混混呗。你不知道，不知道这底下有多大的空间，不知道商业对这种东西冲击会到何种地步，所以，玩儿呗，各种情况都混着。但是，但是到头来我觉得还是表现，表达自我，表达对这个时代的东西。

《文周》：你现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孟京辉：我什么都想表达，跟当下有关的，跟自我有关的。

《文周》：虽然好多人羡慕你，其实我会觉得……你有累的时候吗？
孟京辉：累的时候？现在还没有，还比较旺盛。

《文周》：看国外的戏给你的特别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孟京辉：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才哪儿跟哪儿啊，早着呢，且着呢。

《文周》：去年《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去华盛顿演出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打鼓吗？
孟京辉：这就得说到《恋爱的犀牛》，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行不行啊？观众接受吗？结果我靠！我们在澳大利亚演了11场，场场爆满，百分之八十是外国人。我擦我一下儿就傻了。原来我还挺牛逼的！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两只狗要去爱丁堡，是英语版的。（《文周》：他们英语行吗？都北京话英语吧？）他们现在英语倍儿棒！特帅！大翼（韩鹏翼，饰演大狗）他是研究生英语，晓晔（刘晓晔，饰演小狗）儿子他妈妈是英语老师，正宗的美国口语！你别不信，特逗！特别好！

《文周》：现在还有什么困惑的东西吗？
孟京辉：现在的困惑就是我老想画画儿！我没时间画画儿！这他妈的让我……（叹气）……我们家地方小……我那画儿怎么也得两米乘两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老想画画儿。我跟我们那个舞美张武我们俩凑在一起就老说，他也想画画儿，就画他自己的自画像……不知道为什么……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更自我一些。

图拉，你是不是又有点不高兴？你总是不高兴，跟个诗人似的，你不过是一只黑犀牛，甚至上不了濒危动物的红皮书。真不知道你那个大脑袋里想些什么。跟白犀牛合不来，对河马也没有好感。（by马路）

从“马路”到张念骅，无可取代的相遇

记者/孙率兵

7月一个闷热的傍晚，在机场高速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我见到了张念骅，比两年前在蜂巢见到的他清瘦了些。最近，他是《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的蔡和森，是档期满满的影视剧演员。在他即将赶飞机回青岛剧组前的20分钟里，我们聊的是过去4年里霸占他全部生活的另一个身份——马路。

“爱情是美好的，幸福是要坚持到底的。”

1999年，犀牛饲养员马路遇见了柠檬味的女孩明明，上演了一段为爱坚持的错位故事。2008年，26岁的张念骅遇见了《恋爱的犀牛》，初入社会的他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自己的爱情会如何，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离婚，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对未来他有太多的迷茫，《恋爱的犀牛》适时走进了他的生命，用马路的身份坚定地告诉他：“爱情是美好的，幸福是要坚持到底的。” 800多场的演出下来，这成了张念骅所坚信的价值观。

马路这个角色是让演员必须走心的，所以张念骅“**每天演戏就是割心给你看，然后再放回去。那个伤口没时间每次都缝上，那就摊开、露着，平时就时不时滴点儿血。我每次哭都是真的，因为我记不住词，如果不动真情的话在台上就出不来词儿。这个戏就像扣住的一环，让我必须这样，否则就无法获得力量，更不能传达给观众。在舞台上把心剖给别人的时候，你如果自己不动心怎么去感染别人？必须把所有力量都在那一个点都爆发出来，别人才会感动，才会有力量传达给你，否则一切就僵住了。**”舞台上马路的坚持深深渗入了张念骅的生活，使得他对事情的处理方式



> 你可以花钱买很多女人同你睡觉，同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人上床，但你还是孤单一人，谁也不会紧紧是拥抱你，你的身体还是与他人无关。我觉得我就要这样一年老似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你，我觉得你和我一样孤单，我突然觉得我找到了要做的事——我可以使你幸福。她是一个值得你为她做点什么的人……（by马路）



张念骅

活跃在戏剧表演舞台上的优秀的新生代青年演员。200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年，在林兆华指导、蒋雯丽担任女主演的俄罗斯戏剧《樱桃园》中饰演男主角罗伯兴。2007年在孟京辉导演的话剧《艳遇》中，张念骅扮演了渴望变成“公司大长今”的小职员皮特，2008年初，参加了孟京辉导演的当代多媒体诗剧《镜花水月》，在其中扮演一个即将被爱情撕裂的孤独男子，他优雅隽永的台词带着观众在著名诗人西川的诗作中飞翔。2008年，开始在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中饰演马路。并在孟京辉导演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饰演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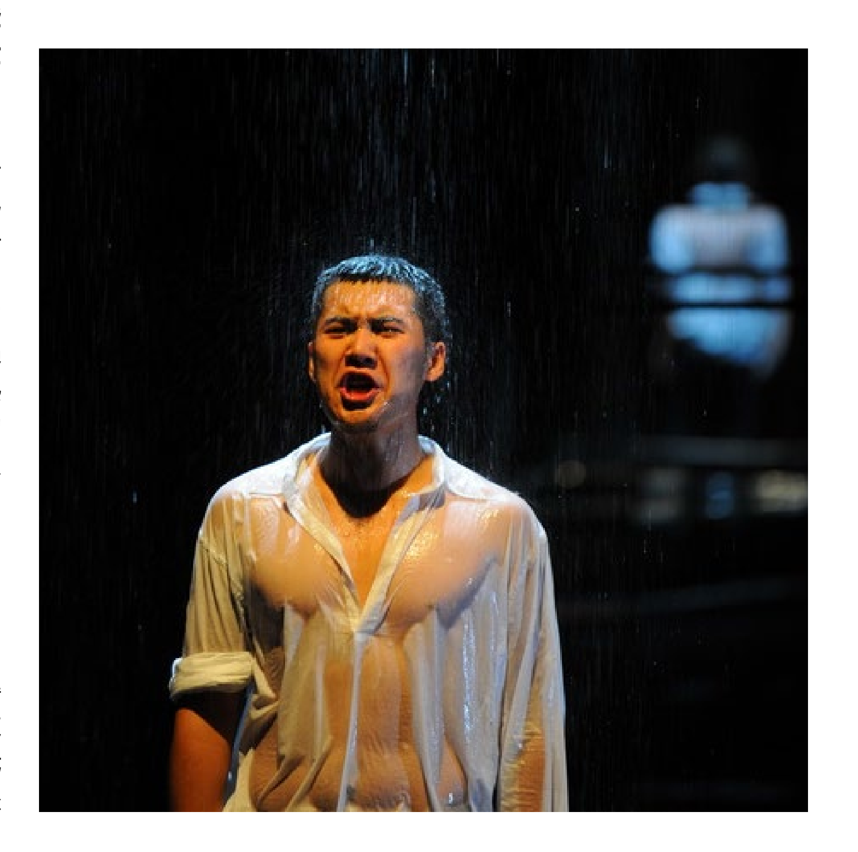
“大多数是以马路的方式开始，贯穿着张念骅的思维方式在其中，最后达成一个不可预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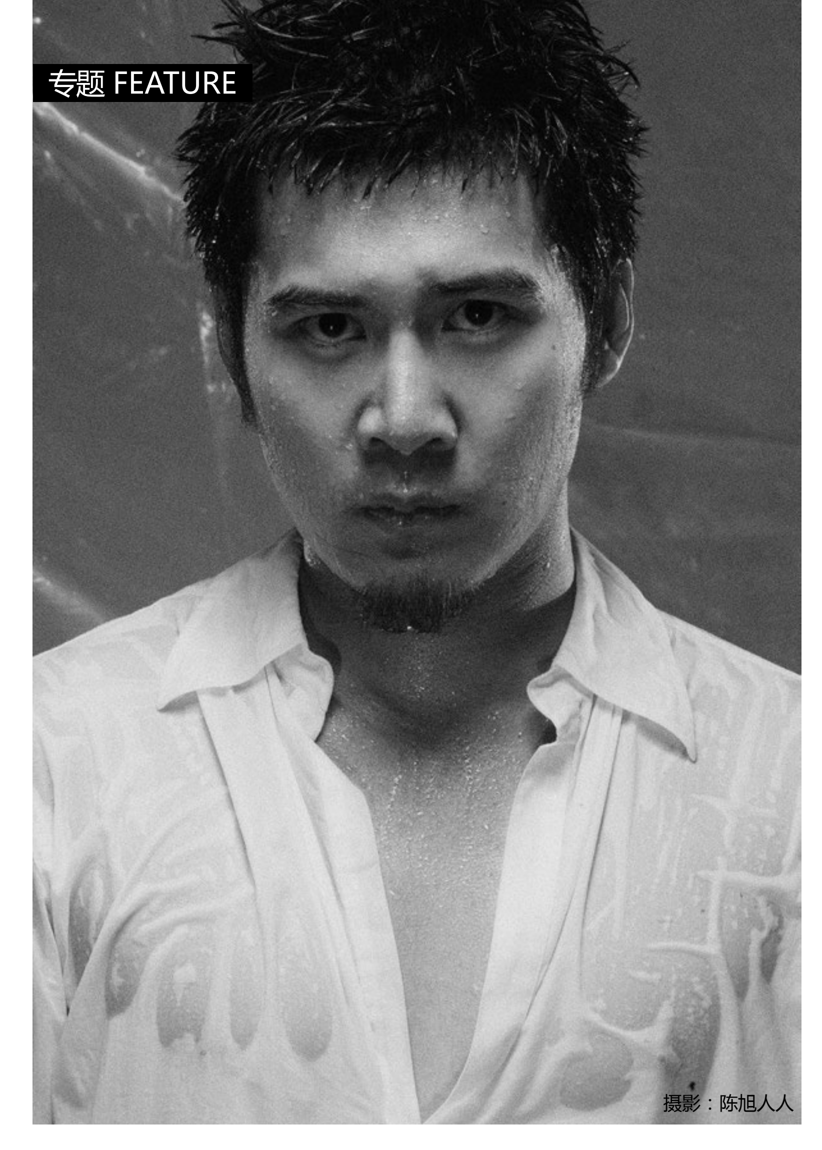
那几年中，他的生活除了舞台就是亲人，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演出或准备演出的状态。**他习惯于每天下午两点就到剧场，等待黄色的灯光亮起，舞台上下只有纯粹的爱情和一群值得相信的人，那是一种令人迷恋的简单和干净，以至于刚离开《恋爱的犀牛》时，他突然有些不适应现实生活的节奏和为人处世的方式，甚至“不愿意去呼吸周围的空气，不看周围的颜色”。**明明和马路一样，两只同样偏执的犀牛杠在一起。《恋爱的犀牛》最后已经不单纯是在讲爱情，而是讨论一种精神上的坚持，在张念骅看来，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坚持13年常演不衰的关键。许多观众看了十几遍仍会再看，情节台词他已完全烂熟于心，但他还是要看，其实他看的是自己，看曾经看戏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看的是一路走来自己曾经的坚持。

和马路一起长大

“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只要觉得这种感觉正确的话，你就可以这样。但人总要长大，现在我觉得我要呼吸周围的空气。我必须要以坚强的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才算成功。”说起很多深受《恋爱的犀牛》“毒害”（张念骅用语）的犀牛粉的例子，首当其冲被“毒害”的资深马路如是说。但用4年800次的泪水与汗水浸润而成的习惯，远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所以他坦言目前“只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确了大方向，但还远没有做到。”

不止马路在往前走，《恋爱的犀牛》也在往前走。因为每场演出都要淋雨、趟水，张念骅的膝盖受了伤，每到阴天就会疼，因此他不得不适当减少舞台演出，“话剧是演员的艺术，在舞台上如果自己的感觉到了但形体上受限制达不到的话是很难受的。而且《恋爱的犀牛》被我死磕了4年，它需要注入更多新鲜的东西才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当然它的某种力量是不会改变的。”




摄影：陈旭人人

从郭涛、段奕宏，到张念骅，再到刘畅，4位马路以迥异的风格延续了13年不朽的爱情圣经。**在张念骅看来，郭涛演的马路就像诗歌，“那种感觉是唱出来的、带着韵的，感觉更像初恋”；段奕宏则“像一把小刀，冷不防就会突然刺痛你，很强烈、很集中。”说到自己，他直言有些难把握，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种真实——“我把自己摔在舞台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们看——我感受到的、我能体会到的就是这样。我有自己想呐喊出来的东西，就在那一瞬间爆发出来。再加上我演出几百场以后的控制力，就是这样。”**就像石头扔进水里，张念骅把马路内心的力量扔进外部世界，“我能控制自己能扔多远、力量是重是轻，那是情绪到了某个点上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所以在千场发布会时他们在前面说戏时我就会起鸡皮疙瘩，都是身体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对于最新刘畅版马路，他的评价很特别：“他有一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柔软、一种矛盾的美感，能从他的气息中感受到一种克制，我觉得很爽。”**他说其实关键在于剧本够强大，所以不管是谁演马路，都能让演员把自己现阶段对爱情和生命的理解最大限度地贯穿到角色里，这正是马路和《恋爱的犀牛》特别的魅力。

《文周》：和郝蕾排练的感受如何？

张念骅：还没有开始排练。我现在青岛拍戏，待会儿就得飞回剧组，晚上还有我的戏，这个戏拍完就赶快回来跟郝蕾排练。她爆发力和气场都极强，对爱情的理解和诠释也很特别，加上她的率真，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文周》：之前一直和齐溪搭戏，这次和完全不同款的明明——郝蕾合作，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念骅：没什么可担心的，别忘了马路和明明是一个人。孟京辉选出来的演员，不管多少版的马路、多少版的明明都有某种气质是共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找到那个共同的点，只是形象或生活质感上有不同而已。

《文周》：你曾描述过之前演最后一场《恋爱的犀牛》时的状态，你是出乎意料的平静，而这次千场纪念演出可能真的是你最后一次演马路，又将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张念骅：这次我会把离开这段时间里所积攒的情绪放在里面，我会全身心的排练，这种相遇是无可取代的，所以我极其珍惜。就像一次长叹息，我希望能做到很舒服。

《文周》：在离开《恋爱的犀牛》的日子里最想念的是什么？

张念骅：想念大家，想念舞台上干净的感觉，想念当时的一种状态：黄光打下来，世界上其他东西都不存在了，只有爱情本身和周围一群可以相信的人。

《文周》：其实就是（犀牛）图拉？

张念骅：对，图拉是一种精神上的结合体，你对所有事情的认知一点点勾画成你想要的形象，就是图拉，然后它就停留在那儿，陪你说话。我真的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你是甜蜜的，忧伤的，嘴唇上涂抹着新鲜的欲望，你的新鲜和你的欲望把你变得像动物一样的不可捉摸，像阳光一样无法逃避，像戏子一般的毫无廉耻，像饥饿一样冷酷无情。我想给你一个家，做你孩子的父亲，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让你醒来时看见阳光，我想抚摸你的后背，让你在天空里的翅膀重新长出。你感觉不到我的渴望是怎样的向你涌来，爬上你的脚背，淹没你的双腿，要把你彻底的吞没吗？我在想你呢，我在张着大嘴，厚颜无耻的渴望你，渴望你的头发，渴望你的眼睛，渴望你的下巴，你的双乳，你美妙的腰和肚子，你毛孔散发的气息，你伤心时绞动的双手。你有一张天使的脸和婊子的心肠。（by马路）

摄影：陈旭人人

《文周》：你以后的工作重心就侧重于影视方向了么？

张念骅：戏剧是我的梦想，我要用我所有的财富去养活和完成我这个梦想，而且我不认为一个只在舞台上、到外面的世界就不会呼吸的演员是个好的舞台剧演员，在各个领域都吸取过营养后再上舞台质感就会不一样。人必须得经历一些你未知的东西才能得到真正想要的，当时演《恋爱的犀牛》时，我每天都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做什么。那演员和戏都需要的新鲜的东西在哪儿呢？所以作为演员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否则将来我就只能变成匠人，而不能作为一个好的、生活着的演员重返舞台。

《文周》：所谓“呼吸”就是有呼有吸，你是要让自己的演艺生涯很有弹性？舞台和镜头都要尝试着面对？

张念骅：就应该这样。我最喜欢的演员阿尔·帕西诺70多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这么好的电影演员就是首先扎根于舞台剧的。舞台上表现的是一种状态的控制，可以放大也可以收回，戏剧性很强；电视剧的镜头很理性、很客观，又是控制力的表现；而电影则是这两种状态的结合。这些是都我们在某个阶段必需的给养和力量，把它攥到手里的才会更强大。**我希望自己每年可以演一部话剧，让我在舞台上牢牢地抓一些东西。当然，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我必须要扎根进去才能弄清楚，然后才能涉足下一个领域。我很笨，只能专心做一件事，一下子给我太多复杂的东西，我把持不住。**

《文周》：这次千场纪念演出，一定会有很多老观众来看，希望他们在剧场里感受到怎样的马路？

张念骅：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的成长。希望他们放心。我只是暂时离开了舞台，而且我在学着适应这个社会，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一颗更坚强的心站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喊出我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定会是大家想听到的。

《文周》：孟京辉戏剧工作室这几年新作不断，除了《恋爱的犀牛》千场纪念演出之外，近期还会演什么戏？

张念骅：那就是我家，回来演《恋爱的犀牛》就是回娘家。但孟导的意思是我尽量先在外面摸爬滚打，不要回来。**他说人到了肩膀想往耳朵上走，就必须离开肩膀往上跳。**我也听他的话，先去外面闯。**家就是家，永远都在那儿。**

《文周》：即将一千场了，跟亲爱的图拉来一段深情告白吧！

张念骅：我会在舞台上好好注视你、抚摸你，因为特别珍惜。


2003年版《恋爱的犀牛》（摄影：李晏）

郝蕾：
谁也不能忍心将曾经的自己忘记

记者/池旭

四个多月前，《文艺生活周刊》采访郝蕾，是她和摄影师畏冰在798合作的一次展览开幕式上。那天的郝蕾一身亚麻素衫长袍，头戴一顶绣着佛教莲花的针织帽子，帽子里是新生的头发，充满生命力，略微婴儿肥的脸，却真切自然得好看。2年多前，畏冰照片里的郝蕾光头赤脚，一身白纱，走在佛陀成佛讲经的路上，背对世界，右手举得笔直。

戏里戏外，郝蕾呈现给世界的永远都是一个决然的姿态，《颐和园》里的余虹，《恋爱的犀牛》里的明明，《柔软》里的整形女医生，还有生活中那个不断被媒体和公众用“异类，特立独行，反叛”这些并无好意的词汇去形容的那个郝蕾，好像她的每一面都带着角色的影子，而每个角色也都是另一个郝蕾，一个卯足了劲儿却不断受伤的女人。感情浓烈，不顾一切，肆无忌惮。天蝎座的郝蕾，说到爱情，却颇为冷静：“我觉得爱和爱情是不一样的。爱是大于爱情的，现在爱已经非常少了，那怎么可能会有

这个可恨的人！我要是不爱他了该多好。我眼睛里带着爱情就像是脑门上带着奴隶的印记，他走到哪我就要跟到哪! 你能想象吗？只要跟着他我就满足了。真是发疯，怎么样才可以不再爱他呢? 这样下去我会受不了的!可我要是不爱他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我下了多少次决心，可一看见他,完蛋了……(by明明)

爱情，没有爱是不会有爱情的。我现在理解的爱并不是说两个人男欢女爱的这种爱，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心里是有爱的，本身心里是存在的，才会产生爱情。如果心里都没有爱，只是去爱一个人，那不叫爱情，那只能叫一个行为，接触行动，互动而已，那不是爱情。而关于信任，我肯定会信任爱情，因为我不愿意不相信自己。”

阔别了9年，重新做一回“明明”，重新面对这个记载着郝蕾许多关于曾经记忆的《恋爱的犀牛》，就像曾经的她和现在的她赤裸相对，相互映照，彼此沉默。郝蕾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和明明都在成长，但谁也不能忍心将曾经的自己忘记。

《文周》：在爱情观上，明明这个角色影响过你吗？

郝蕾：有人曾把我出演的明明，叫做“火焰版明明”，性感、炽热，是那时候明明对于感情的态度，我亦如此。我觉得敢爱敢恨，是每一个渴望拥有爱情的女人都应该学会的“本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我来说“爱”与“被爱”的心永远不会改变。

《文周》：看了你写给廖一梅的情书，你说她的出现，让倔强的你柔软，自卑的你坚硬，她什么地方如此打动你，带来这种奇效？

郝蕾：我小的时候就看了一版的《恋爱的犀牛》，所以很小就算认识她了。廖一梅的文字很有意思，很强势，却很美，很诗化。廖老师有一种力量，虽然她很瘦小，但你能感觉到她内心的力量。每次看她的戏，看她的东西，演她的戏，你就会觉得她替你说了很多话，或者说替很多人说了很多话。所以说，她会给你带来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她给你宣泄了，要是没有她的字，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些感觉。

《文周》：你和廖一梅一直很亲近，你是怎样定义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们在一起常谈的话题是什么？

郝蕾：我们不是经常联系的那种“闺蜜”，但只要是有机会坐在一起，就能天南海北的聊，什么都可以聊。当她有需要我的时候，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出现。因为她会给我踏实和信任的感觉，“朋友”这俩字，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文周》：《恋爱的犀牛》里的台词有你特别喜欢的么？

郝蕾：每个阶段不一样。最近喜欢的是“你爱他他不爱你，他在爱着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也不爱他。”这台词是红红的，很喜剧的那种，但是我觉得特别经典，前段时间突然想起这句话。

《文周》：那首《氧气之歌》仿佛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的声音气质很特别，有想过往音乐方面作尝

郝蕾

被誉为最有文艺气息的才女，凭借《十七岁不哭》走入公众视线后，参演的多部影视剧都获得国内外的认可。她在05年版【恋爱的犀牛】中表现出的严肃与性感震动观众。并且，她以那独特醇厚的声音被封为“蓝调小天后”，犀牛主题曲《氧气》便是最佳证明。代表作：舞台剧《恋爱的犀牛》、《柔软》，电影《河上的爱情》、《颐和园》、《白银帝国》等。

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誓言了，誓言和送花、吃饭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表达感情的方式而已。(by明明)


2003年版《恋爱的犀牛》

试么？
郝蕾：我去年就出过一张自己的专辑了——《关于TA的伤心事》，也不是想往歌手发展，主要是自己平时就喜欢写词，整张专辑的词都是我写的。在音乐里，一个人完全可以表达自己，这跟做演员不一样，演员你是要根据导演的意图表达"角色"的思想。

《文周》：这次演千场《恋爱的犀牛》，你的心情是什么？紧张、期待、兴奋、平静....？
郝蕾：因为对剧本本身的熟悉，所以，你说的这些情绪在我身上都不存在。她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可能很快就要跟她见面了。这些年我们都有变化，但我们共同拥有的回忆是不会变的，那种情绪无法言说。

《文周》：隔了这么多年，如今舞台上的"明明"和过去的那个"明明"会有什么不同么？这种不同是来自于你自身经历、成长的变化还是一些表演技巧上的变化？

郝蕾：我没有思考过这一次的明明在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只会凭着当下自己真实的感觉去诠释她的内心。但因为周遭环境的改变和内心的成长，这一次的明明一定会有所不同，到底是哪里不同，我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坐在台下和台上的我一起感受。

我想起有那么一天傍晚，有三楼的顶头，你睡着了，孩子一般，呼吸很轻，很安静，我看着你，肆无忌惮地看着你，靠近你，你呼出的每一口气息，我都贪婪地吸进肺叶......我就那么静静地沉醉于你的呼吸之间，心里想着这就是"同呼吸"吧。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只要有爱情。(by明明)

廖一梅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我喜欢的杜拉斯的话。
廖一梅说，我希望看过戏的观众，能感到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坚持的，可以坚持的。至于爱情的结局，不是这个戏里所关心的。

我和《恋爱的犀牛》

爱呀，爱呀，去爱呀！

文/朝海


2004年版《恋爱的犀牛》（摄影：李晏）

在成人的世界里，我有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脾气，是个挺操蛋的事情。不是每个小伙子都能像黑子那样幸运，被挖耳勺戳聋了耳朵却找到了愿意对他一辈子大喊大叫发小姐脾气的莉莉；也不是每个姑娘都能跟红红似的豁达，磕了脑袋便一拍大腿，笑叹一声"红红我今天算是栽了"，再重整旗鼓一番，唱道"罢罢罢，我走"便能全身而退。

那些天生便贱骨头的人们，其实在挺艰难又挺自得其乐地活在这个世上。

我在一股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勇气里遇到《恋爱的犀牛》，被它紧紧扼住了喉咙。那时我还是个以为自己无往而不胜的小姑娘，相信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千古真理，在爱情的小小塔楼里崴伤了脚踝也要蹒跚登高。**爱上一个人的过程总是差不大多，最初你像是得了什么意外的礼物，新奇又慌慌的，是一片白茫茫平坦坦无人践踏过的雪地。你喜欢它喜欢得紧，却又害怕得紧。你想冲过去扑倒在地哪怕跌伤**

我劝过他了，他说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活着。还让我别着急，说我总会碰上一个注定会要了我命的女人。听他那么说，我还真有点儿着急了——生怕这辈子没人来要我的命。(by黑子)


2008年版《恋爱的犀牛》（摄影：陈旭人人）

你脆弱奇清的骨骼，又恐积雪深深还来不及吸气便窒息而亡。这感觉啊，当真妙得很，比上千次的高潮余韵还让人沉迷。我常常痴迷在陷入爱情的初期，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橙子，恨不得将它们狠狠揉成一只苹果，一口一口吞下肚子里去。这股子让人意乱情迷的冲动后，我迷迷糊糊地想：哦，是该爱了。

而面对爱情，世界上有两种女孩——明明，或者红红。
我向来是做明明的。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本能。

你看见一团火焰，他噼里啪啦地沿着干枯树枝铺成的小路向你逼近，所到之处都是一群黑黢黢的焦臭尸体。你慢慢地伸出手抚平自己被山风吹乱的鬓发牵一牵褶皱的衣角，你将满满的火油泼向滚滚而来的浓烟然后松开了发髻一脚踏入。你扑进了他的怀抱他贪婪地吞噬你然后你也将成为一群黑黢黢的焦臭尸体被他抛弃。**你满足地躺倒在滚烫的地上，身上还是他的火热气息，这时你流着泪大喊大叫："请你折磨我吧！只要你还能让我爱你，只要你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

你被你自己的爱情打动了，还是你为自己的不知廉耻而感到羞愧。

想到这里我的身体不禁有些绵软，这像是一种自我抛弃似的救赎，在燃烧的灰烬中绽放一朵砰砰跳动着的，卑微而执拗的花朵。这卑微从哪儿来？从你焦黄的发尾散发出的刺鼻气味里，从你滚烫的眼眶中留下的清澈液体里，从你沾满了污渖却仍旧天真的纤细脚踝里。

爱呀，爱呀，去爱呀！除了卑微地去爱，还有什么证明你真实地存在过？
真好，有明明真好，这使我充满着孤勇。
那时我爱上了一个男人S，他是我见过最温柔、最有智慧的男子，成熟、艺术而冷漠无情。这男人！他画了我的小象在雪白的餐巾纸上，在深深的午夜问候我的心情，给我听他喜爱的乐队，为我用英文写长长的诗。我着了迷！如今想想当真是傻透了，就像明明盲目崇拜的陈飞，冬季一到便南飞的鸟儿，叽叽喳喳，轻浮任性。唉，这坏男人！**你说明明爱的是陈飞还是这种畸形的单恋本身？陷入同样畸形的迷恋中的我也无法回答出来了。**大抵女孩儿们都容易爱上这样的艺术家，这样想着，夜晚寂寞懊恼的时候也渐渐能坦然入睡了。**我爱你时，你是宝玉；我不爱你时，你成了烧过的煤渣。**别去反省自己，还是没有是非曲直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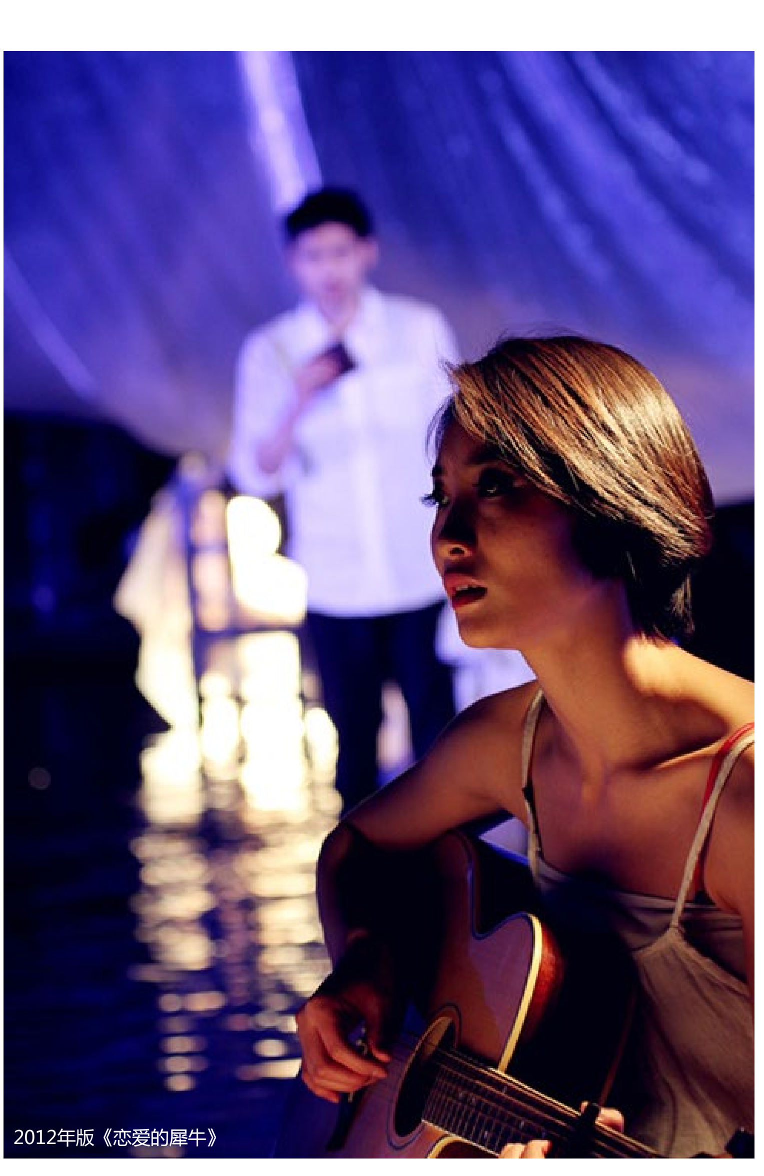
竟然是撞了南墙也绝不喊痛，哈，真操蛋！这种对固执的偏爱大概是某种精神疾病，像是密集恐惧症、强迫症或者是先入为主，都是自我催眠的产物。**譬如我爱极了郝蕾的明明，固执地认为这角色正是郝蕾本人的化身。她一身红裙站在舞台上，不必说话不必动作便已是明明，无人可比。这种拧巴的、普通却又不普通的、倔强的女精神病们，便成为了我灵感的源泉，自以为是的进化方向。**
嗨，怕什么呢？大不了是同归于尽、鱼死网破、杀身成仁、宁玉碎不瓦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去爱吧，像你最初所幻想的那样；执拗吧，别管碰的头破血流。再来一杯酒吧，再点一根儿烟，去享受一次廉价的高潮，然后穿上靴子，再去走你的独木小桥。**

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谁也抗拒不了

文/刘莸

从第一次看《恋爱的犀牛》到现在，光是在剧场，我就完整地看了八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部戏我能看这么多遍，可这却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写过任何剧评和观后感的戏——太难了！每个场景都印在脑海里，每段儿台词都能按照演员的节奏、断句背下来，几乎成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戏。投入的感情太多，无法站在剧评人的角度客观评价，只好写写我和《恋爱的犀牛》的那些故事。写，又不知从何说起。

高考完的暑假第一次看《恋爱的犀牛》，张念骅、齐溪版，我泪流满面，强烈地感觉戏中的爱情已经不是狭义的爱情了，而是象征所有应当的坚持、可以心甘情愿地付出的东西，是信仰。**我还记得在剧场的灯光透射下，我一歪头刚好看到爸爸脸上闪亮的泪痕，不禁感叹，这其中饱含了多少心酸的过往啊。**


2012年版《恋爱的犀牛》

大学开学一个月，就赶上《恋爱的犀牛》要来北大演出。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回去立刻在BBS上发帖号召同学们都来看。因为是孟京辉的戏第一次在北大演，讲堂先举办了预热活动，请孟京辉和廖一梅做个讲座，我心想得给这出戏做点儿贡献，就给孟京辉打电话说："叔，您等着我送点儿礼物吧！" 然后办了一件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自豪的事儿——我把《恋爱的犀牛》第一段台词打印在小纸片儿上，听众入场时我在门口一人发一张，然后在舞台上对观众说，等主持人邀请两位嘉宾上场的时候，请大家齐声朗读这段儿台词。本来想让主持人起个头，但当时我是一个新生，谁都不认识，莽撞地就冲上去找话筒，主持人怕我来意不善，便没答应。孟叔两口子走上台时，我只得在台下使劲吼了一嗓子"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然后只听观众非常配合地，齐声诵读："放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我看见孟叔两口子被热情包围的惊喜状，心里暗自得意，**廖一梅说她看过那么多版演员念《恋爱的犀牛》的台词，却第一次听三百人一起朗诵，还是在北大，忒震撼了！**晚上回去后孟叔跟爸爸打电话，才意识到这就是我送给他的"礼物"，说"闺女真牛逼"。而整个"礼物"的成本，才三块多钱——打印纸片儿的费用。


2012年版《恋爱的犀牛》

此后就是《恋爱的犀牛》在北大的演出了，我翘了两节课，蹿到剧场里，围观他们装景、试音、排练，那是我第一次看戏剧的现场合成。我惊讶于演员们都能一边开玩笑打闹着一边贯口儿似的背台词，音响师在观众席后调音，演员在台上试音，我才知道试音是这样的——

"念骅，你说！"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

"停！再来一遍！"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他像诵经一样念着，鱼在呼吸一样自然，可以做别的任意的事，都不影响嘴里滚动的台词。

"大点声！"

"明明——"

古人从小背四书五经，长大后遇到什么事情自然联想到书上的语言，为人处世也就带有典籍上透露的"家国天下"之感。一种东西，一旦成为记忆组成的一部分，便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起到塑造性格的作用。

爱她，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by马路）

《恋爱的犀牛》看多了，便会像马路和明明一样执着，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实践上，都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总要坚持，如果中途放弃，那就不是"犀牛"了，就对不起"那个曾经隐隐作痛痛的地方"了。高中的时候很现实地选择了好好学习，不再幻想别的许多事情，努力考大学，踏实选专业。而这一遍又一遍的《恋爱的犀牛》，释放了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这部戏，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只因为马路那句"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在理想和妥协面前，我会永远选择前者。**在坚守自己，不被众人理解的时候，也会偶尔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应该使用麻醉枪的"那一类……**那些坚硬的台词，成为思维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每场戏的结尾，马路都会说："请将最美好的事情，坚持到底。"这和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的话如出一辙："你灵魂的欲望就是你命运的先知。"**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既然认定了你是像马路和明明一样的"犀牛"，也就只能遵循心底最初的渴望，走下去——**

"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谁也抗拒不了。

那些年与我擦肩而过的犀牛

文/ 郝永慧

大学生话剧是个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话剧，貌似是曹禺先生的母校，大学生话剧的旗帜，可是话剧社在我大一这一年似乎走进一个尴尬的境地，演员质量一般般，剧目的选择就非常纠结。我想，四年前演过的戏，只要大四一毕业我就能重排了。2012年，大四的学姐决定重排她大一入社排的戏。我错失了这个本子。这个戏就是《恋爱的犀牛》。最开始对这个戏有印象是因为马路那段著名的独白"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太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那时候我记住了这个戏的名字。直到我后来在人人网某个主页的状态中看到那句"人是可以仅仅靠二氧化碳生存的，只要有爱情。" 我才决定找到这个剧本。

我喜欢明明，她活的诚实，她听自己心的话，她做了好多讨厌的事情，就是让人讨厌不起来。人人都觉得她不值得，觉得她辜负了马路的真心，可是人人都爱她。学姐选演员的时候跟我说，明明还是没找到，你要不要来试试？那时候我是一个大戏的导演，我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时间去演明明，可是我还是去了。我想试试看，会不会有人觉得我适合这个角色。

跟"马路哥"对台词，是在阳台上的那段"我说的是爱情，那感觉是从哪儿来的？"马路哥说我合适，学姐也说我合适，可是我不能演。我就这么错失了这个戏，错过了穿着红裙子站在舞台上做那些我永远不敢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希望学长学姐们最后的演出不要让我失望。

演出的前两天突然整个校园都被"犀牛"覆盖了，展板海报和书上都画着犀牛的样子。出票的时候说一票难求真不夸张。他们的"犀牛"演了两场，我在现场。在室内剧场的时候，我站在场边和观众一起高喊着"爱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明明将柠檬塞进嘴里，哭着说"我眼里带着爱情就像头上带着奴隶的标记"，他们剧组的人告诉我，为了哭出来明明在柠檬上还涂了芥末。我当时很难受，不知道是在心疼明明还是在心疼学姐。**后来在室外的加场，他们改了结尾改了舞台，明明从二楼冲下来冲进轿车，冲进雨里。那天下着大暴雨，演员观众都被淋湿了，可是明明的红裙子被淋湿了真好看。**

摄影：李晏

我想《恋爱的犀牛》是有关梦的。是梦而非梦想。明明是马路的梦，陈飞是明明的梦。我后来在跟姐们聊感情的时候突然就理解了明明为什么不肯离开陈飞，因为她觉得陈飞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他就是，所以明明不甘心。**不甘心是最可怕的。话剧是我的梦，也是我那些学长学姐的梦，我们日后从事的职业几乎与话剧无关，可是我们将所有青春最好的东西都投入到话剧中，想象着在梦中高喊着"我在做梦！我在做梦！"醒来，然后收起旧剧照，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不会忘记我有关话剧的梦，因为那是我可能不得不放弃的却是最好的梦。《恋爱的犀牛》是第一部见证我这个梦的戏，而我知道它不是最后一部。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by马路）

GALA乐队

无所求，才是赤子心

记者/王婷颖 吕伟　图片/GALA乐队提供

《追梦痴子心》专辑获奖情况：
2011年第三届迷笛颁奖礼：年度最佳单曲《追梦赤子心》
2011年豆瓣阿比鹿音乐奖：最佳年度流行音乐人/最佳年度流行单曲《追梦赤子心》
2012年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乐队/最佳摇滚专辑/最佳摇滚单曲《追梦赤子心》
中国摇滚帮蝉联冠军歌曲曲目：《飞行员之歌》/《弄潮儿》/《北戴河之歌》/《知音难觅》
中国摇滚金榜冠军歌曲曲目：《追梦赤子心》
(华语传媒大奖、华语金曲奖、 金榕树作品奖均有提名)



GALA乐队创建于2004年1月2日，是北京的一支英伦风格乐队。2004年3月独立发行英文专辑《Young for you》，同名曲《Young for you》大热。时隔七年，2011年3月24日由东乐影音发行中文专辑《追梦痴子心》。热情洋溢、桀骜不驯，自赏中带点苦涩、自嘲中又不失情怀，这就是GALA。
豆瓣试听：http://site.douban.com/gala/

GALA小乐队成员：
主唱：苏朵
吉他：赵亮
鼓手：黄贺达

GALA大乐队成员：
主唱：苏朵
吉他：吕毅
贝司：宋诚悦
鼓手：凌霄
键盘：苏依拉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被这句歌词给牢牢绑架，徘徊在潜意识中迟迟不肯散去，在无数次思考未果的情况下，急切地想问苏朵要一个答案。

我一直认为，我们这匆忙而短暂的一生即使穷尽力气也不可能听完所有的好音乐，所以我想，能遇到那些陪我们捱过人生低谷的音乐，是缘分。比如说，GALA。

采访在周日下午，我们和苏朵同时到达咖啡馆。斗志昂扬、玩世不恭、激情、欢乐、热血……所有被用来形容GALA的词语在随着和苏朵的谈话进行都通通自动撤退。舞台下的苏朵很沉稳，用略低的声音缓缓与我们交谈，说话总是伴随着认真思考，说起深沉的话题一脸严肃，谈到有趣的事情会略带羞涩的笑，时有带着分量的话蹦出来让我们也随着他陷入沉思，完全没有歌曲中透露出来的那股张牙舞爪的二皮脸气质。

自由：音乐百家饭里沉淀出的欢乐之歌

几年以后我才像是如梦初醒般恍然大悟，当初我从朋友的车载CD偶然听来的那首日后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的那首曲调欢快感情充沛情绪外露的歌，便是GALA红透了的《Young for you》。而之后遇到GALA，已是2010年的麻雀瓦舍，那一晚我站在后排，透过层峦叠嶂的脑袋看到苏朵在舞台上欢快的踏正步跳水手舞，周遭的人和事都匆匆淡去，彷佛瞬间被人戳到了主管快乐的那根神经，对着天花板把万千情绪都挥洒了出来。再然后是2011年的“LOVE音乐节”，那天我坐在草坪上，和百千乐迷一起愤怒由于主办方的失误而造成的演出缺憾，最后是今年的“玛克思大爬梯”，把整张《追梦痴子心》都原封不动的搬上舞台的令人舍不得散去的圆满演出。

尽管也遭受许多非议、冷眼和不屑，GALA的音乐却真的打动了很多人，并在他们的岁月中留下了有关“青春”的浓重一笔。

从小便开始接触音乐，那时的苏朵几乎是不分好坏地贪婪地听着所有的歌，无论风格地域。他常徘徊于音像店，只要是新出的专辑就都立刻买回来听。尽管多少带有点盲目崇拜的色彩，如此广泛的涉猎却在年少的苏朵心里留下了初期的音乐影子。在这样音乐的影响下，十五六的少年苏朵开始学吉他，开始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开始在毕业前夕怅然的氛围里唱出了young for you，开始有了一支名叫GALA的乐队，开始了这一段漫长的音乐之路，直到现在把自己唯一的爱好变成了愿意付诸一生的事业。

苏朵不限定自己听歌的风格，也不限定GALA的风格，而是自由地选择最能够表达的形式，“我们在风格上是非常爽的”，他们在不断用着各种方式编织着GALA的音乐梦，所以我们能看见有《追梦赤子心》的热血，也有《娜娜》的悲伤，这样多元的选择或许也植根于那个曾经在音像店里海量买下新出炉的专辑带回家肆意地反复听的少年。



《文周》：你现在喜欢什么风格的音乐？十几岁的时候呢？

苏朵：小时候可能会着重于某种风格，国内所有的摇滚乐全部都听，只要音像店新上了一个专辑的话我就会买。那时候可能比较幼稚，觉得被出版的东西就是好东西。那时候听零点唐朝都非常棒，听欧美的比较少，没有听中国音乐那么全面，觉得听不懂吧。但是现在也大了嘛，就发现我是属于哪种风格都喜欢，比如摇滚乐，是喜欢摇滚乐里优秀的，每个风格里优秀的我都会喜欢。

《文周》：你认为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

苏朵：要么曲调悦耳动听，要么歌词能打动人心，要么是社会意义上有创新，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或者特别讨厌那种风格的情况很少。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两个不同风格的音乐人经常会有同一批歌迷，这个人就会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那种歌，那可能是歌迷觉得他们做的都是优秀的音乐。

《文周》：豆瓣上有个帖子说你开始是听范晓萱的。

苏朵：对啊，我小时候也喜欢毛宁和杨钰莹，也听范晓萱，但是只听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喜欢音乐，都弹吉他，都喜欢beyond。但我一个朋友呢，号称很摇滚，我们一起买CD的时候我买了范晓萱，他买了涅槃，但他听不了涅槃，后来我们就换过来听，他觉得范晓萱特别好听，我就觉得涅槃特别好。（笑）

《文周》：哪些音乐人对你影响比较大？

苏朵：影响最大的肯定就是beyond乐队，然后外国的Beatles, Pink Floyd，其实你听过的每一个人都会对你有影响，只要是好音乐的话。

躬耕：“要做出让所有人都承认的音乐出来”

第一张专辑和主打的同名歌曲《Young for you》是少年初涉世的满腔热血和玩世不恭，是桀骜不驯的叫嚣和耀武扬威的姿态，是对世事的无所畏惧和对爱恋的热烈向往。《追梦痴子心》则是经过磨练

后的成熟与思索，是理想犹在的毫不退让，是带着苦涩的年轻和纵情。早年间哼哼着《Young for you》摇头晃脑的乐迷也许已经从冲动任性的少年变成了世故深沉的熟男女子，但是《追梦痴子心》唤回了一批人嬉笑打闹的单纯时光，燃起了隐居在内心一隅的骄傲理想。

从近乎“妙手偶得之”的第一张专辑，到悉心创作、投入大量心血的第二张专辑，之间隔了七年。对于这个消费快餐文化，急于追赶潮流又轻易喜新厌旧的浮躁时代来说，七年，有点久。苏朵曾这样说过那七年的生活：“努一努力就还能继续往前走走，怂一怂大家也就为了生计各忙各的去了。”所幸还好，当《追梦赤子心》那似是长在悬崖峭壁上俯瞰山川峡谷的骄傲音律和苏朵凛凛的破音穿过热闹的人群乘风破浪而来灌满了我耳朵的时候，一切抱怨都显得一文不值，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七年，我们等来了让人热泪盈眶的好音乐。

《文周》：具体说说GALA这两张专辑创作的状态？

苏朵：第一张专辑是我刚从音乐学院毕业，比较颓废，无所事事，在一个极度渴望飞黄腾达的状态下创作的。当时对怎么成功不太懂，就凭着一股冲劲去写了那首歌，然后就取得了一些成功吧。然后第二张专辑就是在有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创作的，好处就是取得了一些成功，是可以去总结借鉴的，负面影响就是带有一些压力，莫名其妙成功了，就像撞大运一样，想再成功就要靠实力了，不能永远都撞大运。我描述得特别准确，就是这个状态。而且出完第一张后，被很多人所不齿，一方面觉得这个音乐比较简单，另一方面是有些妒忌吧，比较窝火。要是现在有一个歌手莫名其妙火了我也会有点窝火，凭什么你们就火了啊。其他音乐人可能觉得你们什么也不懂啊，肯定你们就昙花一现，那么多年也没出作品。其实我一直在出作品，只是我觉得不够好，想要更好。就顶着这种压力和同行的鄙视，我就赌一口气，要做出让所有人都承认的音乐出来。



《文周》：出的这些歌你最满意的是哪首？

苏朵：都比较满意，但又没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完美的，我听别人的歌会有觉得很完美的，但我自己的还没有遇到。《追梦赤子心》的旋律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完美。

《文周》：你一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创作？

苏朵：就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自己规定周几到周几用来创作，其中就做出一些即兴的东西，觉得还不错的就再完善，这个需要搭很多的时间，我觉得急性子的人干不了这种事，就算做得了，可能作品也没那么好。对于我来说，要写好作品就是要搭时间，出去玩是肯定不能写出作品的，也许也可能在玩的时候有遇到能触动你的，你觉得以后会写出来，但很有可能你就不会写了。只有真正静下来才有心情创作。

《文周》：你觉得上帝赋予你的才华更多的是创作还是唱功？

苏朵：他绝对没有给我唱功，每次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唱得这么差的歌手还能靠音乐吃饭。我绝对不是唱功好的人，但是可能也算是有自己的特点。其实约翰列侬唱功就不太好，但是唱得就很好。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现在听他的歌，觉得这里喘不上气了，那里又没接上去了，其实都是他最迷人的部分。我不是说我跟约翰列侬一样（笑），只是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人，唱功不好但也还有迷人的地方，我可能就属于这样。但我现在也还提醒自己提高唱功，不然出去太丢人了。







《文周》：有想过去国外演出吗？
苏朵：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大。首先打个比方，去国外演出就像吃一碗鱼翅一样，但你不可能天天吃鱼翅，天天吃你也腻了；其次天天吃鱼翅也不能为你的身体成长和维持健康的元素有任何意义，它就是一个很奢华很刺激虚荣心上很好的一件事。要想让世界人民知道你，首先要让你生长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知道你，所有世界上的巨星都是在自己国家或城市得到认可，然后才慢慢去征服更多的人。

路途：“是他们轮流陪伴了我，而不是我一个人坚持到现在”

从2004年到2012年，几乎每年乐队成员都有变更。曾经一起并肩的好哥们儿相继离开，也有其余青春热血的小年轻加入进来。即使是国际大牌乐队，也免不了乐队成员变更的情况，可是苏朵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艰苦一些，因为他要同时带着五人大乐队和三人小乐队，还要协调其他成员上班和排练的时间。乐迷则是保有自己的情怀，有人喜欢大乐队的丰富和完整性，有人执守着原装小阵容与生俱来的熟稔和怀旧，当然，更多时候对于乐迷来说，无论什么阵容，只要是GALA，只要有苏朵，就够了。

听过一种说法，乐队主唱总是孤独的，因为那些在乐队中匆忙进出的身影总是没有机会能驻足聆听他的音乐理想，他的音乐世界永远有着不完整的一角。成军八年的GALA，只有苏朵一个人在乐队中全职坚守，不禁让人为他破釜沉舟的勇气鼓掌，苏朵却说：“其实换个角度想，是他们轮流陪伴了我，而不是我一个人到现在。”

《文周》：乐队成员老换是不是对这个乐队的风格形成不太好？
苏朵：那你觉得我们的乐队有风格吗？风格这个东西，甲壳虫也没有，虽然就那几个人，但也有很多变化。也可以不换人一直做下去，但是如果还是第一张专辑的阵容，做出来的音乐可能不是你们所喜欢的。

《文周》：在同一个时间里，大乐队和小乐队经常换，你觉得对一个乐队的发展来说好吗？
苏朵：其实不好，挺累的。但是如果我不去把这件事权衡和折中的话，那也可以找上班的那几个哥们（小乐队阵容），趁他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排练，那可能就没有全国巡演。如果给所有喜欢GALA的乐迷做一次投票，可能一部分人会说我们就得看原装阵容，哪怕看的次数很少我们也不介意，另一部分人说我只要是能现场听到歌就很满意了，这两部分可能是没办法调和的，有各自的需求，那这个办法就可以满足两部分人的需求。



赤子：“我们永远十八岁”

习惯了GALA式的奔逸和张扬，会没由来地产生害怕的情绪，害怕这帮成天挂着二皮脸的小青年老去，害怕他们说话语气变得严肃而正经，表情变得世故而模式化。可是苏朵却笑着跟我们“保证”：“我们永远十八岁嘛！”

在采访中，苏朵的沉静和稳重一度让我们怀疑那些狂热的歌是否真的出自他的口中。尽管他说在写歌时都是很理智，从没有热血和激情，然而在被问到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赤子时，苏朵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说：“我这样的人。”那时的他，眼中闪烁着的是坚持这么多年来足够闪亮的光芒。我想，苏朵所说的十八岁不是意味着一腔不靠谱的热血，不是意味着傻乎乎的激情，而是对自己想要的美好的一种无条件无限制付出的追求。人生若是能做到这样的无悔追求，能够成为这样的赤子，才能算是真正幸福的吧，于是我问苏朵，现在是否幸福？他微笑着回答：“我现在非常地，totally地，完全地，绝对地，很，幸福。”

《文周》：为什么你可以被称为“赤子”？

苏朵：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说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勇敢的英雄，它的观点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无所畏惧的人，没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真正勇敢的人，他经历过所有的恐惧（譬如说一场战争，他感受到了敌人的凶残，感受到了自己命运多舛，他感受到了恐惧）但是后来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战胜了心理上的恐惧，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我现在越来越不会为了什么而做音乐，我不是为了让家里人不再冷眼对我，也不是为了让同行能瞧得上我，或者是为了出多大名，或者是为了赚多少钱才做音乐，包括我乐队里的几个朋友，就只是单纯为了创造和延续自己心中的那份美好。我觉得这种人应该可以被称为赤子。

《文周》：你会越大越现实吗，和大多数人一样？

苏朵：我会有现实的地方，比如以后若是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家庭我也会想怎么去赚钱，但是我不会用音乐去干这个事儿。有一天若是回想，我觉得我在音乐这件事上是纯洁无暇的，那我会很开心，但这不代表我就不赚钱了。

《文周》：你有没有想过去做除了音乐之外别的事情？

苏朵：我有段时间想当水手，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个浪漫的幻想。但其实我就是在海边长大的，经常就有国际邮轮货轮招水手，那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但后来想想可能无法忍受动不动就三个月的孤独，就没有去。

《文周》：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苏朵：没什么太多爱好，就是常看书吧，历史或者是社会学的书，讲消费的、讲人与人关系的我都蛮喜欢。

《文周》：推荐一些你喜欢的书？

苏朵：我最近看的有一本书叫《美国种族简史》，特别好。还有一本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是随笔集。以及《民主的细节》，很深刻地讲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推荐大家看。

记者后记

今年五月去了西北，带着浑身无法排遣的焦躁和GALA的《追梦痴子心》。一路搭车，从茫茫草原经过洁白雪山到荒芜沙漠，风景在变，情绪也在变。每次总在和车主聊得小熟之后就恬不知耻地要求用车载播放器放GALA的碟，还野蛮地把音量开得巨大无比，彷佛要让几十公里外的人都能听到。无论是迎着落日翻山越岭一路超速狂奔时尽情吮吸《追梦赤子心》的年轻和骄傲，还是在浓重夜色里慢悠悠前行时感受《娜娜》从天空坠落到湖底的过程，都给我全新的感受和体验，好像离苏朵所表达的世界更近了一些。最后一天从张掖搭车回兰州的时候，一路寡言少语的车主听完整张碟后对我说：“你听这些歌儿的歌词和旋律写得多让人快乐啊，可是你能听出来他们其实也有悲伤和苦困么?”这大概算是遇到知音了吧，于是在道别的时候我把碟送给了那位车主，感谢他能听懂GALA。

直到采访结束我也忘了问苏朵，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吧，而苏朵的答案，我或许已经了解了。



张丛专栏 http://www.douban.com/people/andyfly/

张丛，虎妞一枚。音乐系毕业生，野路子媒体人，初入出版业。学习钢琴近二十年，大爱古典乐，半调子戏迷，以阅读的姿态工作与生活。



《牧神的午后》（在线试听：http://www.xiami.com/song/1769602432）是德彪西最早的不朽名作，这首前奏曲作于1892—1894年，1894年12月22日由古斯塔夫•多莱(Gustave Doret, 1866—1943)指挥首演。此曲为马拉美的同名诗而创作，原计划还要写间奏曲、终曲，此曲完成后，因已囊括了马拉美诗的内涵而放弃了原计划。

不如沉醉在潘神的午后——德彪西《牧神的午后》

夏日的西西里岛上，一个半人半羊的奇怪动物穿梭在丛林，女妖从水中、从树丛中、从天上、从你想不到的地方闪现，围绕着他，他们嬉戏、打闹、追逐、奔跑……

长笛吹奏的半音阶隐约由远处飘进耳朵，声音越来越清晰，竖琴流水般汩汩流淌在长笛周围。你从梦境中清醒，那西西里岛上的情景消失了。窗外夏日里的瓢泼大雨将你吵醒，在这个炎热的午后，你才发现，唱机里循环播放的音乐没有停，是它将你带近梦境，带进遥远的西西里，带进牧神的梦境里。那一曲迷离的音乐使你不知置身何处，在雷电交加的光影里，在木管和竖琴斑驳的旋律中。

“牧神哪，幻象从最纯净的一位水仙
又蓝又冷的眼中象泪泉般涌流，
与她对照的另一位却叹息不休，
你觉得宛如夏日拂过你羊毛上的和风？”

德彪西根据马拉美的诗用音乐描写了西西里岛的午后牧神与女妖追逐的场景。《牧神的午后》成为了德彪西的一个符号，那一副迷离梦幻的梦境景致，牧神在炎热的午后半梦半醒中，沉浸于与光彩照人的女妖的嬉闹中。

06年那部西班牙电影《潘神的迷宫》里，也有一个像牧神一样的神。西方神话中，Pan是外表似人又似山羊的牧农神，性好女色，放纵情欲。也许马拉美和德彪西的牧神也叫Pan。

人们总是喜欢在虚幻的梦境中寻找存在感。午后的西西里岛上，木管乐器尖锐明亮的声音像阳光一样，透过茂密的树林撒到Pan的身上。丛林的折射，将光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形态各异的妖，Pan被暑气蒙昏了头脑，追逐那不存在的光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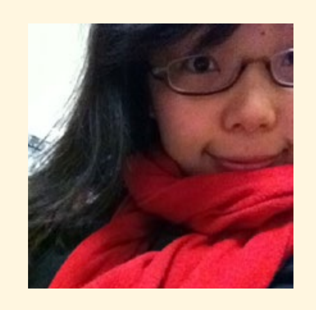
音乐中时有时无的神秘感，长笛悠长的气息，铜管时有时无的烘托，让Pan迷失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又沉浸在这未知的迷宫里，期待惊喜的发生。也许一个转弯，美丽动人的女妖就会出现。随着音乐的起伏，那光若隐若现，开始长笛的独奏仿佛第一束微弱的光，慢慢的乐器加入，各种光影浮动，到最后黯然消失。开头的旋律又响起，

“我们的血钟情于那把它俘虏的人，
为愿望的永恒之蜂群而奔流滚滚。
当这片森林染成了金色和灰色，
枯叶之间升起一片节日的狂热：
埃特纳火山！维纳斯恰恰是来把你寻访，
她真诚的脚跟踏上你的火热的岩浆，
伤心的梦雷鸣不止，而其火焰渐渐消失。
我捉住了仙后！”

整个乐曲听不到激烈的情绪，只有悠长缓慢的气息，在午后悠悠的透过唱机传到心里。于是德彪西被冠以“印象派”的称号，尽管他本人至死都不认可这一称号。但在《牧神的午后》里，你还是能听到那朦胧迷离的音色。你不知道这个牧神到底是不是那个电影里的Pan，但你总是将他们联想在一起。在夏日有雨的午后，听着《牧神的午后》，逃离一会儿现实，忘记周围纷杂，去到梦境里躲一躲。与Pan或是牧神，与仙女和女妖一同起舞。在马拉美的最后那句“别了，仙女们；我还会看见你们化成的影”中醒来。



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著有《诗与散文》、诗集《徜徉集》等。1876年，长诗《牧神的午后》在法国诗坛引起轰动。此后，马拉美在家中举办的诗歌沙龙成为当时法国文化界最著名的沙龙，一些著名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是他家的常客，如魏尔伦、德彪西、罗丹夫妇等等。因为沙龙在星期二举行，被称为“马拉美的星期二”。1896年，马拉美被选为“诗人之王”，成为法国诗坛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人物。



谢辛专栏 http://weibo.com/xiexin1213

谢辛，曾经的体育记者，现潜心研究电影文化、艺术理论，2012年3月出版个人专著《电影好看》。爱摇滚，爱画画，爱生活，崇尚自由。



新现实主义的正能量
——《神探亨特张》

导演: 高群书 | 剧情 | 中国大陆 | 2012-7 (中国大陆)
主演: 张立宪、作业本、周云蓬、王小山、王兵、史航、宁财神、牟森、齐溪、舒可文、慕容雪村、张恩超等



首先要提一个概念——新现实主义。这种电影流派多取材于真人真事，描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普通民众的生活图景，多采用现场实景和非职业演员，强调抛离戏剧性、舞台风之后的纪实意义。可以说，新现实主义的出现，给电影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那就是向现实靠近，或者说，干脆就是现实。《偷自行车的人》出现了，《罗马11时》出现了，一大批人们身边的鲜活角色出现在银幕上，观众在产生不自觉的亲近感的同时，影片的批判现实、教化意义和理念传播等作用也就能以直接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人心。

这部《神探亨特张》取材于双榆树小区警察张惠岭的真实故事。编剧史航（@鹦鹉史航）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现实生活不能期待奇迹，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的确，影片中没有像某些国产警匪片那样"不许动"、"我要开枪了"之类故作紧张状的可笑台词，也没有爆破和绑架等矫揉造作的演绎，只是一个抓小偷的便衣警察的日常工作片段汇总。当摄影机走出了各种搭建的摄影棚、走向生活的时候，荧幕呈现的就不再是虚假臆造的梦世界，而是一种导演散播的平凡和就在我们身边的社会责任感。我想也只有这个能够冒着罕见的暴雨去机场免费接人的导演才能想到将警察张惠岭的普通生活搬上荧幕了。**虽**

然我们没有法西斯，没有战争，但我们为何在当下的社会中常常感受不到爱的存在？如果说新现实主义是要唤起民众的警醒和希望，那么《神探亨特张》却在虚假面具的冰冷现实中，端给安全感缺失的我



们一碗真正的心灵鸡汤。平凡的人干了平凡的事儿，平凡的事儿有了不平凡的影响，这就是力量，从行动上保护我们的安全，让我们变得勇敢，联合起来去撕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丑恶的嘴脸，也能够将真善美的爱心传播到生活的各个地方。

与新现实主义选取非职业演员一样，导演高群书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张张似乎看着脸熟却又陌生的面孔。**从最后的字幕中我们才得知，这是一群“生活”在微博中的朋友，他们中有加了认证的文化名人，也有绝不认证的热血青年。这种利用网络交互平台资源进行演员选择的方式很新颖。在这个网络互通有无的时代，微博成为方便我们交流的载体。但很戏谑的是，我们好像只能在虚假的网络上说出真话，那么现实在干什么？网络上“活着”，现实中“被活着”的现实从何而来？或许这也是高导通过演员选择的特殊方式，去隐喻和讽刺的现实悲哀。**

而对于微博上有网友问我“是否感到镜头晃动幅度大”的问题，我在观影前认为这该是影院座位靠前靠后的不同所导致，观影后却发现这其实是针对张惠岭警察身份的定位来说的，“晃动”与“固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针对性的对比：在张惠岭与同事、朋友吃烤串、与妻子吃饭看电视等放松的场景中，多以横摇、平移的长镜头和放大到连毛孔都一览无余的特写镜头为主，但镜头往往是固定的、没有过多的晃动，可能这是种“平静化”的处理方式，才能对比出，虽然我们普通大众的生活也就是这样的，但对于警察这个特殊的职业来说，能够得到片刻平静却是奢望。**因此影片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晃动”的，这才是张惠岭的“生活”，我们可以将“晃动”引申为偷录设备的眼睛去记录证据，也可以理解为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描绘张惠岭如何抓小偷的危险工作。既然偷录，既然危险，就必然不能简单的“固定”了。**

最后我想起微博上常见词 “正能量”。而在《神探亨特张》中，张惠岭自嘲式的说出了“负能量”一词。或许“正”、“负”这种人造的解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量”。导演高群书和望京的爱心车队做到了，这部具有新现实主义特征的电影也做到了。如今“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愈来愈少”，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平凡榜样的“能量”——一个干实事儿后朴实憨厚的微笑，比什么宣传式的说教都来得直接和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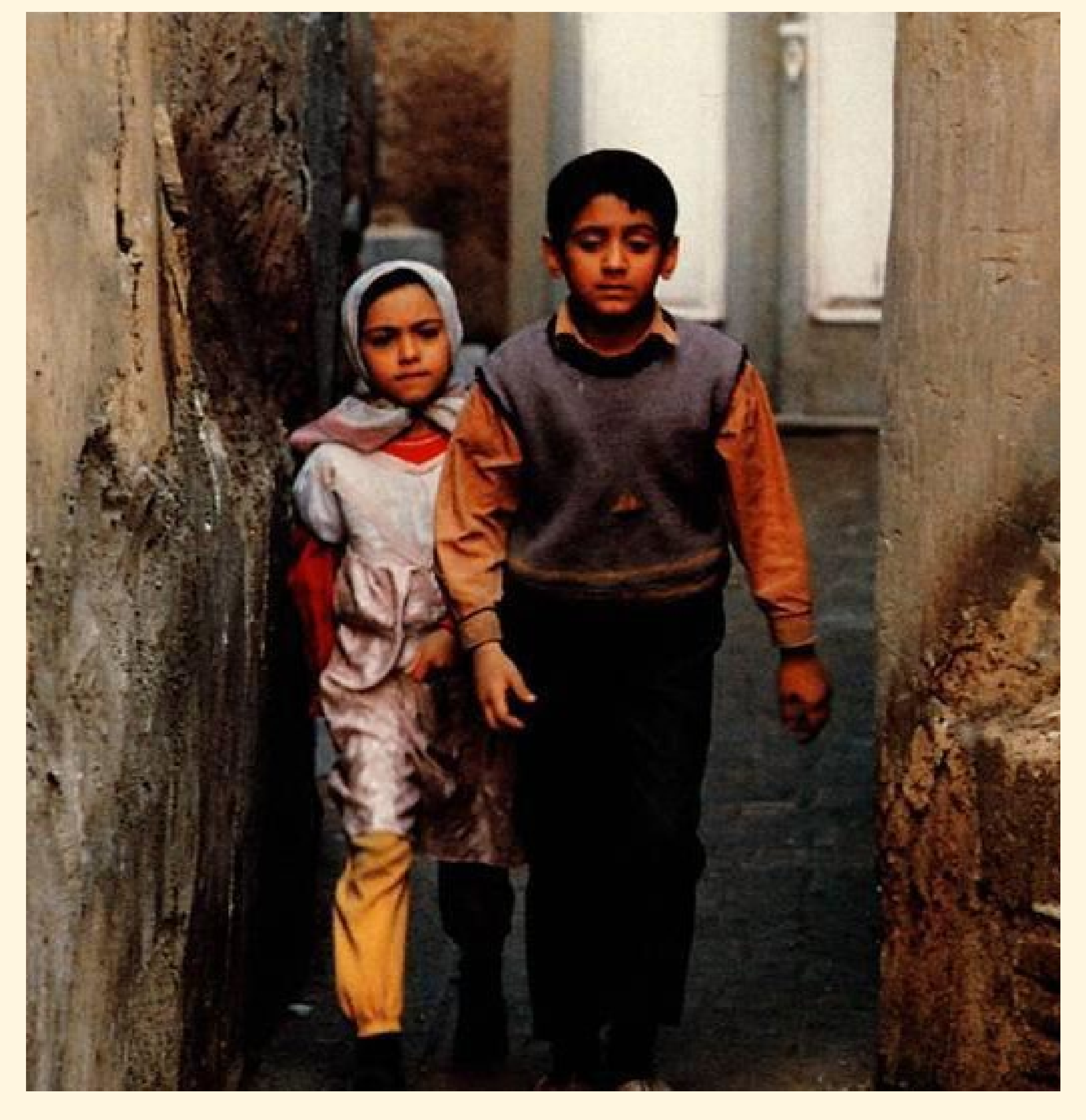
鸿爪专栏 http://weibo.com/u/2113966892

80后人，生于大连，现居北京。电影学博士、杂志编辑、教师、影评人、青年编剧…… 冠名之多，足见行走轨迹之混乱。喜欢苏东坡，遂唤笔名“鸿爪”。深爱李安，执著地相信“不表达欲望的不是好电影”。

《小鞋子》——儿童电影启示录

导演: 马基德•马基迪 | 剧情 / 家庭 / 冒险 | 伊朗 | 1999-1-22(美国)
主演: Amir Farrokh Hashemian / 默罕默德•阿米尔•纳吉 / Bahare Seddiqi / Nafise Jafar-Mohammadi / Fereshte Sarabandi





最近常与人探讨电视剧与电影的区别，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既精炼又有韵味：**电视剧是以无限表现有限，因为电视剧相对不受时间限制，多以台词的堆砌满足人们最朴素的生活理解；电影则是以有限表现无限，因为它需要在有限的90~120分钟集中地进行自我与社会表达。**

《小鞋子》便是一部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好电影，他使得我不吝所有的赞美。全片仅仅九十分钟，故事也极其简单：一个贫困的伊朗家庭，哥哥弄丢了妹妹的一双破旧的小鞋子，怕遭到父母责骂，两个人共穿一双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无限的情感和意义得以生发？《小鞋子》给向来喜欢“纠结叙事”的中国编剧上了一课。**

在剧作课上，老师通常会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故事往往就是一个简单的创意，一个简单的创意常常是找对了一个媒介，使得故事中的人物与社会发生了关系，进行了成功的对话和沟通。在《小鞋子》中，这个媒介正是妹妹的那双小鞋子。整个电影的叙事都围绕着这双小鞋子展开。生发出兄妹情感、家庭伦理以及社会关系的点、面、线，最终织成了一张美好人性的大网。



伊朗电影因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才使得儿童电影得以灿烂绽放，《小鞋子》便是那一朵最美的小野花。导演在处理兄妹情感这条线的时候，非常地注意分寸，该渲染的时候绝不节制，该收敛的时候绝不啰嗦。全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莫过于兄妹二人的奔跑了。奔跑本该是孩子最天真烂漫的举动，然而，《小鞋子》中的兄妹俩的奔跑却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拼命地奔跑只为了争夺时间，可以把自己脚下的鞋子让给对方。令人心酸的同时，也不无生发温情。同时，数次的奔跑指向了一个最终的叙事动力——如何能得到一双新的小鞋子？只有把因鞋子带来的不便渲染好，最后一场哥哥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戏才会形成高潮。同时，不断地奔跑也使得哥哥最终拿下了冠军有了可信性。然而，好电影不会仅仅满足于可信，而是要打破常规的观影期待与情感逻辑，也就是，当哥哥获得冠军却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希望得到第三名，为了那个可以送给妹妹的奖品——旅游鞋，由此，荒谬感带来的黑色效果使得温情的艺术效果上升了一个梯度。

儿童是家庭的纽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小鞋子》中，兄妹共穿一双鞋，这种叙事的规定性源于那个拮据的贫民家庭。因为怕遭父母毒打，兄妹俩才私下约定共穿一鞋。兄妹的善良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善良诚信的父母，父亲拒绝把集体的糖放在自己的茶杯里，哪管是一小块儿，只是为了别人的那份信任；他们还会把自家的汤送给比自己境遇更窘迫的老邻居……然而，这个家庭不仅仅是只作为故事背景出现，而是作为了故事的另外一线索推动了叙事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该片一个很长的段落是哥哥跟爸爸去城里做工，由此带出爸爸的木讷与老实，而哥哥则是聪明伶俐。**这个段落像极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丢自行车的**



人》，同时也会让人联想到威尔·史密斯父子主演的《当幸福来敲门》，父子之间在逆境下的相濡以沫为几部影片都营造了浓浓的亲情。

一部电影，单单是感人的话，充其量是二流作品，而《小鞋子》无疑是一流作品，因为它突破了简单的双人关系（兄妹）的展示以及家庭伦理的叙述，进入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的对话之中。影片充分地发挥了“小鞋子”的媒介作用，把社会阶层这个议题带入到了影片叙事之中（这与同为伊朗电影的《一次别离》异曲同工，后者做得更为深刻饱满。）妹妹最后发现自己的鞋子在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脚上，当她本打算拉着哥哥一起要回鞋子的时候，却发现对方生活在一个比自己更不幸的盲人家庭；哥哥跟爸爸去城里做工，吃了无数闭门羹，给一个富人家里打农药时发现，富人家的孩子身居高墙之内，却只希望一个玩伴而不得。

每次重温《小鞋子》，我都会想到中国很多儿童电影项目（其实，还包括了很多以人名为片名的电影）的运作规则，这些影片往往先在妇联、残联等很多公益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化缘得来资金，然后参与政府奖项的评选，让一群孩子在银幕上瞪着眼说瞎话……这又让我想到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虽然贫穷，但对于唾手可得的一笔钱，女仆人却不敢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说假话，因为怕遭到诅咒，从而祸及自己的女儿……我为中国的很多人担心，因为说瞎话指不定在哪天就会遭到报应。



林凉可专栏 http://www.douban.com/people/46346776/

出生于台湾新竹，曾有三年在东京生活，现居台北。自诩一位专业影迷，意思是除了看好电影，还要尽可能地感受、储藏、反刍这些观影经验。有些观影经验经过长期发酵，会忽然在某个时刻成熟飘出香气，开始向现实生活说话，如此绝妙之处，往往只能无言以对。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蜘蛛人？
——《蜘蛛人：惊奇再起》

导演: 马克•韦布 | 动作、科幻、惊悚、冒险 | 美国 | 2012-7(美国)
主演: 安德鲁•加菲尔德、艾玛•斯通、瑞斯•伊凡斯、马丁•辛、莎莉•菲尔德





有人说，Marvel的强击将观众情绪高涨的时间拉长，很可能早在前阵子已造成小小疲乏，而接下来Christopher Nolan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黎明再起》讨论热潮也已蠢蠢欲动，更不用说上映后要继续造成什么样的怒涛骇浪。今年的大片都如此有力，相形之下，同是英雄类型的蜘蛛人，动作显得平庸许多，剧情似乎也不见突出……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蜘蛛人？

也许因为惊人的特效已经无法满足观众了。在这几年的技术跃进之下，大型破坏场面和动作打斗的桥段门坎已经愈来愈高，观众不可能只满足于大规模却无细节无层次的爆破。**试想《变形金刚》系列若继续拍下去，很可能只会惹恼观众。**在Marvel几波攻势之下，最成功的当属复仇者联盟这系列，当联盟齐聚一堂，不仅完满收束所有剧情线，还带来跳脱框架的情节逻辑和轻快俏皮的角色，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要素都在正义的大旗底下为观众带来不少新奇多汁的笑料。这证明了**只有人物的魅力走在情节之前，全新的动力才会合理地推动情节。所以我们迟早还是需要一个全新的蜘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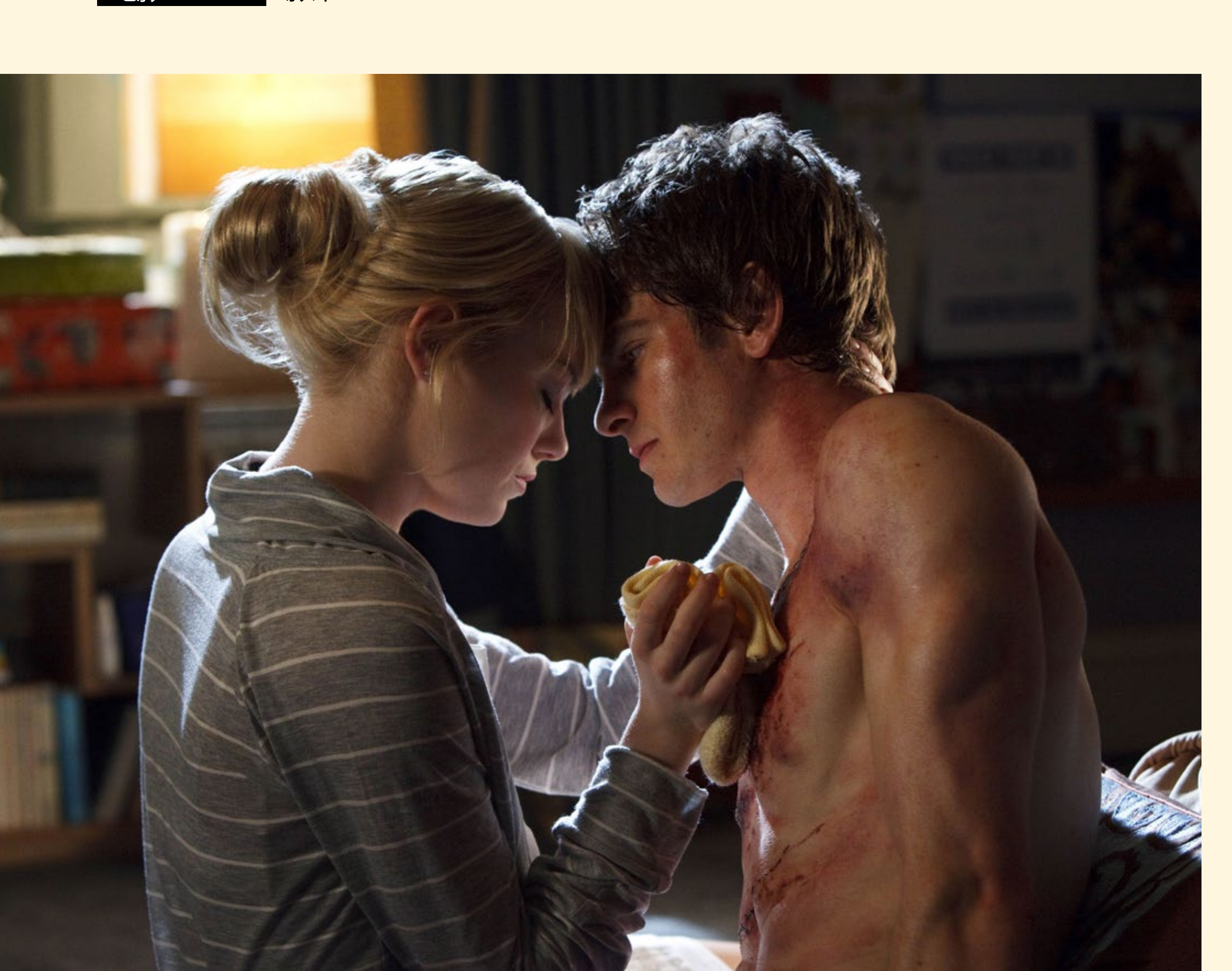
蜘蛛人如何辨别公私、如何掌控“英雄／蜘蛛人”和“平凡人／Peter Parker”两种身分之间的平衡？**首先得剥去他的面罩和紧身衣，这无疑是解构英雄的第一步。**Tobey Maguire版本的蜘蛛人带我们随其张狂的身形徘徊于大厦之间，跳跃追寻着漂浮于空中的成名快感，而忽略了地面上最平凡细微的情感联系，这个主题也以小小的变奏传承至《蜘蛛人：惊奇再起》。类似的主题可能也在《青蜂侠》和《特攻联盟》等片出现过：《青蜂侠》利用兄弟情谊去满足成就感和虚荣心，顺便自我蒙骗式地掩盖对父亲又爱又恨的纠结情绪；《特攻联盟》的逻辑相形之下是一种英雄形象生成的反推，毫无身手的平凡老百姓穿上网络购买的紧身衣，就轻易获得成名的快感，却是在告别假扮英雄闹剧之时，才真正第一次使用机器“飞”上城市的夜空。**然而无论何者都不曾远离同一个主题——个人永远在追寻自己灵魂的模样，而英雄身分不只是一套衣装（也可以在网络上购买），还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心智之苦——人成长于其历练，英雄成就于其缺陷。**

而根据片名，这次的蜘蛛人照理说该是amazing了一点。是的，远比以前更贴近观众了，背景拉至YA片常见的高中校园，除去了英雄和凡人之间的隔阂。它的卖相看起来还可以，该有的动作场面看似都有，两位角色——Andrew Garfield、Emma Stone，亦是当下最年轻迷人的实力演员之一。但是为什么会是由《恋夏500日》导演Marc Webb的来拍呢？你难免在观赏之前迟疑，为什么它amazing？究竟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蜘蛛人呢？

也许，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无论你是英雄还是寻常百姓，亲情总是占着生命中的一席地位。像《青蜂侠》对抗严父一样，Peter Parker的父亲即使缺席了，也还是在儿子心中留下深沉的黑影。Ben叔、Ben姨，他们的爱与教诲穿透了英雄多样人格的框架，回归到身为一个人该做的事、该负的责任。**比起往年的英雄作品，《蜘蛛人：惊奇再起》细腻编织宛如家常便饭的小家庭吵嘴，让这些细节发出足以推动英雄人格震荡的光芒。于是你会不由自主地看着他们为了晚归争吵，为了接送家人而呕气，最后又为了顺道买鸡蛋之类的琐事，瞬间让所有信任都崩溃。**那就像自己青少年时期也经历过的一样，你必定也能体会Peter被责骂之后的复杂情绪——除了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执拗，还混杂着对挚爱亲人的无力和抱歉。那是我们少年时代与家庭若即若离的尴尬历程。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蜘蛛人？因为它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告诉我们英雄的性格是在挫折与年岁中锻炼而成的。作为精神支柱且形同父亲的Ben叔，一向苦口婆心、谆谆教诲，他的消失无疑对年轻的Peter造成一次最重大的伤害。事件设计得巧妙，那是在Peter真正与叔叔婶婶大吵过后。Peter已然身手矫健，忙着在夜里担任“城市英雄”，他的无语想必是自认家中琐事并非弃而不顾，只是“英雄事业”的辛劳应该被体谅。但成功的事业不是只带来荣耀，如同夜晚不可能永远美丽一般，只因光线稀薄，所以难以看见脏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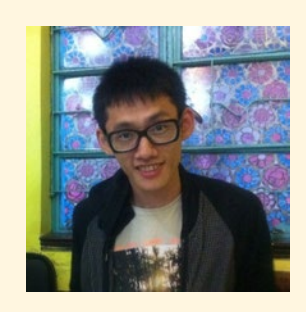
那个意外是这样发生的：上一段戏，Peter在柜台旁目睹小偷偷钱，这小偷还“好心”帮Peter也偷了一罐饮品。下一段戏，小偷往街上跑，口袋里掉出一把枪，Ben叔不幸中了这贼人一枪，不治死亡。若细究Peter的心境变化，这段戏的心理转折如下：他先逃离了象征道德教养的家中，来到无人束



缚的城里，这个动作暗示他已经疲于遵守家庭给他的教育；而当他目睹柜台窃案却未出声阻止，甚至还接受窃贼送给他的小礼物，这段戏更暴露出他不仅愈来愈悖离Peter Parker人格应有的良好教育，更完全违反了他“蜘蛛人”人格应有的义勇行为。于是Ben叔的死看似突如其来，其实在主角的心境变化上，是一个不得不到来的试炼——若不通过这一关，他就不会认清自己身上两种人格其实拥有共同目标，既不会有后来的Peter Parker，更不会有后来真正为民除害的蜘蛛人。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蜘蛛人？因为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到站到世界的眼前，其中的挣扎很可能永远也比不上青少年时期的初次叛逆那样猛烈。但是当信念受到打击，才有动力前往更大的理想，而这理想在电影里，最后终于也通过复仇怨念的淘洗，获得升华，打败充满邪恶妄想的蜥蜴博士。**也许一个人应当永远对抗着什么，心理的、生理的、行动的、言词的——现实世界里的另一些衣冠楚楚的邪恶妄想。总之永远是通过痛苦才有选项，有了选项才能成长，才能愈来愈接近真正的自己。**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蜘蛛人？又或许还因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片尾那句话，却能带着我们回到无忧无虑的教室内，好像只是在读一本书、分析人物性格一样，悠悠地听着讲台前教授问的这个千古大哉问：“我是谁？”，那是每一部作品、每一个灵魂，无时无刻喃喃自问的问题。**



林莽 专栏 http://weibo.com/lammong/

生于乙丑年，信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正职是刚养活自己的科研人，副职是养不活自己的写字者。如实关照自身实非易事，故此不愿归纳自己，只望你能在我的豆瓣页面中，比我更清楚地看到真实的我。

漂浮在大时代的小人物 ——《浮城大亨》

导演: 严浩 | 剧情| 中国大陆、香港 | 2012-5(中国大陆)
主演: 郭富城、杨采妮、鲍起静 、刘心悠 、何超仪





时隔多年，我们又看见了严浩。这位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力人物，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没有大打什么强势回归的旗号，只是静静地带来了一部叫《浮城》的电影。在大陆地区，也许是出于商业的考虑，电影名改为了《浮城大亨》，看上去很像《Wall Street》（Oliver Stone, 1987）一类的商战片，但事实上，这部电影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商场暗战，有的只是一座大时代下的“浮城”，和一个浮城里所谓的“大亨”。

如果说《岁月神偷》（罗启锐，2010）是侧面抒发了香港情怀，那这部《浮城》则是直接勾出了近半个多世纪香港的痛与伤。电影以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为中心，构建了一个不安定的世界，这些渔民漂浮在海上，随着海水的浪波而活，为了生活，他们出海打渔，风雨飘摇时，随时会被海浪大潮吞没。这种背景架构，其实是一个暗喻，它正指代了香港这座在风浪不断的历史大潮上漂浮的城市。**能把历史大潮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严浩这位拍惯大时代故事的导演来说，则是游刃有余。**他通过把故事放在与英国殖民密切相关的帝国东印度公司，把六七暴动、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这些香港殖民史上影响极大的事件都流畅地展现了出来。

英国殖民统治这一段历史，衍生了



一个“我是谁”的归属问题，这也是《浮城》着力探讨的主题。在电影里面，严浩通过塑造一个番仔作为主角，把这种矛盾推到了一个较为激烈的高处。电影虽以主角布华泉（郭富城饰）在帝国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小人物奋斗到成为一位业界年轻才俊的成长作为故事线索，但其如何奋斗如何励志倒不是电影的重点，贯穿其中的，其实是布华泉如何在动荡的成长历程中抛弃自己以往的身份而去改寻另一个身份的过程。在刻画布华泉这个角色的时候，严浩通过大量独白的方式直接把布华泉的内心勾画出来。在我看来，这些直白露骨的内心诘问，让布华泉这个角色变得十分平面，单单通过这些不痛不痒的独白来传达信息，难免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游离戏外的感觉。虽然严浩也有设置一些含蓄的细节来展现布华泉的内心（例如布华泉曾用国语来说自己的姓名），但在大量苍白无力的独白映照下，其作用只是杯水车薪，若严浩能舍弃部分独白，改用更多的细节来丰富布华泉的内心，也许会让这部电影在人物刻画上提升一个层次。

幸好，严浩在创作电影的时候并非单单把自我身份认同这个问题的探讨投射在布华泉在帝国东印度公司的奋斗历程上，他在布华泉的故事中加入了很多辅助的元素（例如亲情和爱情），这些支线与主线的有机结合，在总体结构上丰富了人



物，也令故事更显真实。更重要的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是谁”这个主线渐渐变成了支线，亲情和爱情则成为了主线，到故事最后，两条线融为一体，无分彼此，也许布华泉在他与母亲（鲍起静饰）和妻子阿娣（杨采妮饰）的感情中，终于找到了“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布华泉母亲如何努力通过耳环来寻找布华泉的亲生母亲，在布华泉眼中，他是喝着他母亲奶水大的，他就是他母亲的儿子，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他也明白，无论如何，陪他走过很长一段日子还是阿娣，而他放弃了Fion（刘心悠饰），正暗示了他已不再关心自己能否进入上流社会或成为一个正式的英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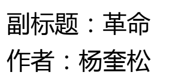
虽然这部电影在大陆地区唤作《浮城大亨》，但在大时代的浪潮下，每个人都是小人物。电影的最后，是一艘驶向动荡大海的小船，橙黄的色调，为这个镜头注入了一种沉稳。**也许亲情和爱情，就是每一个在大时代漂浮的小人物安定自己内心的不二法门。**

[编辑特别推荐]《乡关何处》



作者：野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2-5

野夫，本名郑世平，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10年凭借《江上的母亲》获台北2010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作者说"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新上榜书]《杨奎松著作集》

副标题：革命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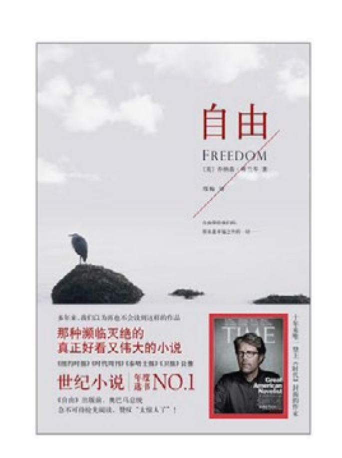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围绕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讨论的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于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两大革命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



[旅行]《去他的巴西》

作者：胡续冬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6

《去他的巴西》是北大青年学者，著名诗人胡续冬客居巴西一年半的旅游和生活札记。以娱乐人民群众为己任的"胡子"在这本图文并茂的集子里，以他机智谐谑、精准高密的超一流文笔，撷取各种欢乐情境、新鲜风物，为读者描绘出一个生动而细致的巴西。简单说来，本书相当于一本巴西旅游指南+巴西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志+巴西生活百科辞典，并随时散发出相当于一部星爷电影剂量的胡氏搞笑因子。



[引进版畅销书]《自由》

原作名：Freedom
作者：[美]乔纳森•弗兰岑
译者：缪梅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2-5

乔纳森•弗兰岑，美国著名小说家、随笔作家。以抨击现代传媒、书写普通民众著称，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自由》讲述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所经历的梦想与失败。弗兰岑着眼于具体的生活细节，以充满思考和力量的文字，"记录"各个人物在一个肤浅的娱乐世界如何挣扎着去学习生存、找寻意义，体察人类滔天的欲望和无边的痛苦，描绘出一幅格局磅礴的时代画像。自由带给我们的，原来是幸福之外的一切……



[诗歌/散文]《再不相爱就软了》

作者：彭浩翔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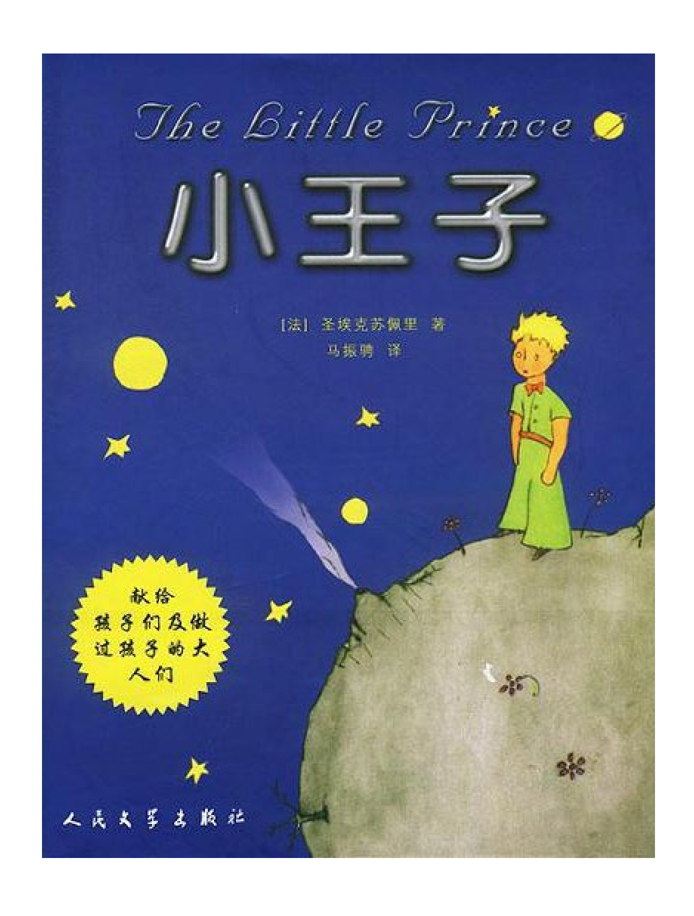
彭浩翔察人观事，泼墨经年，挥洒自在。这本杂文集选自彭浩翔颇受好评的港版杂文集《一种风流》和《坐牢切勿拾肥皂》，不仅辑录了作者2005年到2009年间为CUP，HIM，Pandaa等香港报刊杂志撰写的专栏，同时在该简体版中也另增录了作者新近的杂文创作。在本书中，彭浩翔细论感情琐事，畅谈电影制作，拉杂世事，游历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浸染于书中的，是作者体味身边人和世事的独到韵味。



小王子 / The Little Prince

《小王子》这篇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童话，从1943年发表以来，已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其中包括许多地方语和土语，销售量达5000余万册，还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灌成唱片，做成CD和VCD。《小王子》至今也是全世界最受读者喜爱的畅销小说之一。

《小王子》是一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主人公，一个幼小的外星人，飞离了自己那颗小小的星球，在太空中转了一大圈，拜访了一些其他的星球，见识了不少事物与人物，后来到地球上，与地球人"我"建立了永久不渝的友谊。一年之后，他告别了朋友，又回自己的星球去了。这样一个星际旅行的童话，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可以说是体现了人类对宇宙航行的初期向往。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航空工程师，他深知航空飞行的艰难，他笔下的小王子可不像孙悟空那样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他要从地球上回自己的星球上去，就难得很哟，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小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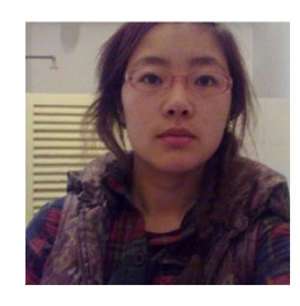


作者：
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生于法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幼时聪明好动，写诗歌，摆弄机械，好遐想，功课平平。青年时参加了空军，复员后在航空公司工作。二战爆发后重返空军，43岁时仍坚持披挂上阵，驾驶飞机赴敌人上空侦察。1944年7月31日，在执行任务时，钻入云端后从此失踪。圣埃克苏佩里为飞机而生，为飞机而死。法国把他看作是作家、民族英雄，在他逝世50周年之际把他的肖像印在五十法郎的票面上。在法国纸币史上，获这项殊荣的文化名人不多，圣埃克苏佩里是第四个。

你如果对成年人说："我看见了一幢漂亮的红砖小房子，窗上爬满了天竺葵，屋顶上停憩着鸽子……"他们是想象不出这房子是什么模样的，但是，如果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值十万法郎的房子。"他们就会高声嚷嚷："那是多么漂亮啊！"	If you were to say to the grown-ups:"I saw a beautiful house made of rosy brick,with geraniums in the windows and doves on the roof,"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any idea of that house at all,you would have to say to them:"I saw a house that cost $20,000,"Then they would exclain:"Oh,what a pretty house that is!"
"那时，我什么都不懂！我应该根据她的行为而不是她的言辞去评判她，这也使我沉浸在一片芬芳之中，使我心旷神怡。我不该从她那里逃走！我那时应该懂得，在她使性子、耍小手腕儿的背后，其实是对我的一片柔情，但我当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她……"	"The fact is that I did not know how to understand anything!I ought to have judged by deeds and not by words.She cast her fragrance and her radiance over me.I ought never to have run away from her...I ought to have guessed all the affection that lay behind her poor little strategens.Flowers are so incensistent!But I was too young to know how to love her..."
人只能用心灵去观察、去感受，要知道，光靠肉眼是不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的。	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what is essential is incisible to the eye.
"地球人忘记了这个真理，"狐狸说，"但你不应该忘记，凡是你培植过、驯养过的一切，你对它们是有责任的，你要对你那朵玫瑰花尽心尽责……"	"Men have forgetten this truth,"said the fox,"But you must not forget it,you become responsible,forever,for what you have tamed,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rose..."
是你浪费在玫瑰身上的时间，才使得玫瑰那么珍贵。	It is the time you have wasteed for your rose that makes your rose so important.



印有作者肖像的五十法郎



侯田专栏

天秤座，生于Andy Warhol死后的第四个年头的重阳节，追求美和均衡感，无神论者，女权主义激进派，自我生活中的诡辩者和阴谋家。想做一个古代人。



殳俏
崇尚慢生活，热爱美食与华服，为多个报刊杂志撰写美食专栏，兼任餐饮顾问、美食活动策划人和烹饪大赛评委，出版有长篇小说《开往高丽的慢船》，杂文集《人和食物是平等的》，《煮妇日记》，《吃，吃的笑》，译著《带着蛙鱼去旅行》，短篇小说《双食记》被改编为电影。



人有时候无意间会受挫于内心染指一半的情欲，或者那些来路不明的私心，食物这时便是像母亲一样的概念，补回元气，并唤醒你灵魂里所有的真。—— 题记

真之恋——《元气糖》

《元气糖》
作者: 殳俏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初识殳肖也是从杂志的专栏，印象较深的是一篇介绍茶点搭配的文章，一贯风格的文字，香茶的香要配咸点才能更加dense，而甜点的腻却容易聚苦消甘，并非最佳选择。这个口味，直溜溜说到我心里面。

懂吃的人总是懂生活的人，并且始终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深情和智慧。作者想必也是这样的人，《元气糖》里每一个短篇都不断地加深我的这种判断。时而相谈的是食物本身，时而又说吃某种食物的气氛，甚至有的字一段段码起来变成了关于食物的哲学品茗，带着调侃的润腻的口吻，**吃在这里变成了真正的经验之谈，而非过屠门而大嚼的意淫，也唯有它能够把深刻的经历和珍贵的记忆同时放在天秤上，量化会发酵的幸福感。**

同意作者的一个观点，食物的珍贵应该体现在其自身的味感，搭配的创意以及烹饪过程中加工程序的多少和注入的感情之上，而非食材的稀有程度。中国大厨们动辄拿燕窝鲍鱼来震慑人们疲软油腻的神经做法，着实是一种缺乏耐心和诚意的表现。因此，如以作者之见，越南河粉配榴莲雪糕一定好过一盘巨大的味入三分却食魂尽散的软趴趴的鱼翅。微恙在家的一碗咸菜白粥也要比多少大鱼大肉更能勾起人的吃欲。况且也有多时候，食物本身清白，反是吃的人没了诚意。好的东西被浪费和冷落才最可惜，彼时无论是再性感的松露，再美妙的鹅肝，都拯救不了的味觉无疑也是心绪在作怪，这种场景无论是经历的人还是旁观的人想必都会觉得寂寞，一餐美食遇见了一颗伤心，就像一句读则蓄泪的誓言偏偏遇到了个懦弱的负心汉。让自己的胃放肆地饕餮一次作为疗心伤的办法听起来很治愈，但其实想来也确实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都这样了，不吃又能如何呢。

食物除了本身的饱腹养命之用，实在有太多的附加功能。有些食物用来承载回忆和失落的爱情，比如张小娴笔下的拿破仑饼，有些食物的出场本身是为了一种关系的连结和维系，像《饮食男女》。我并非一个很懂美食的人，除了偶尔拈来一些心血来潮的食物创意，更多时候采用折中和将就的下策，大凡自个的生活态度也如此云云。而这本书令我欣喜之处些微在于拓宽觅食的路子与法则，更让我饶有兴趣的是通过对食物的选择，见识一个人的品位和对生活的态度，这从来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个人的魅力从这种抽象的东西里呼之欲出，不同于故事需要文字的包装，吃是纯粹的经验之谈，直接显露人的智慧。那是如同幽默一样不能多得的能力。

作者在书中提到她宁愿在家附近寻找一些可能事先无从品据的店子而不愿意大费周折跑到百里之外单单为寻某样特殊的食物，此种格调也是我最同意不过，远处的那餐最后吃的是自己花费的心力和腹空的虚慌，因此加以赞赏或者记忆尤深可能并非食物本身的功劳，就像寻觅爱人一样，一个人让你选，你选的是内心的饥渴，十个人给你选，你会懂什么是适合。

另外，吃东西无非吃的就是一个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因此在大排档吃烧烤，一群人围一起热腾腾地吃火锅，一个人无所顾忌地端起一大碗面，里面淋足味重的酱料，而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觉，这种吃法应该是最合“逍遥”。而在这种论调里，往往在实际做决定时候更注重现场气氛的日本人制作食物时却最能捕捉到人内心最细腻的感触，作者曾留学日本，书中一部分食物的品谈也自然和那段游居海外的经历密不可分，可以看出笔笔是赞赏和留恋。这也难怪，日本料理中永远浇盖着浓浓的人情味，却浑然相配于其自身风格的淡泊清雅，章鱼刺身的真鲜，人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深山里的山葵上虔诚刮磨下来的粉末研成精致的青芥，一口便能叫人难忘。凡此种种，即使是没有亲自试过却早早地被感动了，那股认真劲儿，赋予了食物精神和品格。同样富有精神的食物亦如西班牙的tapas，一天二十四小时皆能食的无定义餐品，各种混搭运用想象力。

与日本相比，一贯在美食文化里保存着自己的独特韵味的中国人反倒在餐桌上表现出那种极为注重现场气氛的行为来，一场各怀用心的Party或者一席粗糙喧闹的婚宴都是太没有诚意的努力成果，而作者回忆自己的婚宴，每桌上半条自己亲自挑选的上好鲫鱼再加一个巨大的玫瑰蛋糕，既搞定了来客的胃，也结结实实地为自己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忆。人家定要觉得不虚此行，属于自己这一方才能发自内心的满足，任何宴请性质的场合都是此理。



最后谈谈个人对食物的感觉吧。相比韩式和日式料理，更喜欢印度料理，几只长相笨俏的咖喱饺，稠得像白蜜一般的带着厚香齿感的酸奶，还有色泽冷瞅实在单一的让人振奋的黏糊糊的料理质感，聚在一起，食物的粗糙形象在精致的盛具里却变得更加亲切，吃进肚中的每一口都不允许你有其他的猜疑和瞎想，就是纯粹坦诚的地道的印度东西，惹得我恨不得一桌一桌地把印度这个国度的香氛和余温吃掉，最后逼近它广阔深刻的内核。**然而在那些人生里食与不食的空白中，有时候我想吃一盆汽车尾气，尤其是那种柴油车，或者来半碗猫粮，有时候闲逛书店突然遇到中意的那本，也会有种它看上去很好吃的感觉。或许这些是关于食物那些事里某些还未仔细开发的角落，但每每有了这种体验，便更加让我相信食物的真与好，它是真的真，也是真的好。**

煲一锅烂熟的吗啡汤，一针一针扎进我因倦生而松垮的皮肤里，碧波荡漾，让我振奋起来。



苍老从来不是值得惧怕的东西，当你看到Leonard Cohen，你看到的只是时光刻划的韵致。这仿佛是一场从容的旅行，他走走停停，沿路采撷诗句，再集结成午夜里那些缠绵悱恻的情歌。

老情人的现世歌——《渴望之书》

文/ marose（http://weibo.com/marose）



《渴望之书》
原作名: The Book of Longing
作者：Leonard Cohen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2

苍老从来不是值得惧怕的东西，当你看到Leonard Cohen，你看到的只是时光刻划的韵致。这仿佛是一场从容的旅行，他走走停停，沿路采撷诗句，再集结成午夜里那些缠绵悱恻的情歌。

年轻的时候，他的嗓音还带着六十年代特有的粗糙，那是一个富于诗性和回忆的年代，当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回荡在风中之时，诗歌、女人与LSD似乎才是生命的全部，但在他的诗与歌声中，永远也无法探寻到情绪的高潮，慵懒、忧郁、自怜足以将任何大起大落都一笔勾销。即使年轻的时候，他也从未意图将自己酿成一杯烈酒，于是岁月也只好在这杯陈醪中，再加入一缕醇香。

在潜意识中，他始终是一个上品的情人。足够神秘，随性而至，简洁沉郁，深邃动人。你可以想象清晨的阳光映入他凹陷的眸子，可以想象自嘲的微笑松动那刀刻般的法令纹，你会嗅到散落的手稿上面墨水与烟草混杂的气息，你还会听到手指划过班卓琴，配上漫不经心的吟唱。他的诗与歌在营造着梦境，竟能使性幻想都变得活色生香。

如何能不心动，当他说：我爱你，像一千个吻那么深。
如何能不融化，当他说：我是你的男人。

那些诗句中的灵光是与吟唱相辉映的，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是他的诗成就了歌，亦或歌成就了诗。翻开a thousand kisses deep，每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随着轻哼，在吟唱中诗歌的叙事、节律、平仄反倒不再重要，就像一句响起在耳边的情话，一瞬间被幸福感包裹，那是蒸腾而上的快感，而不是字斟句酌的学究气。

他让人陶醉、沉迷、感到被爱、体会静谧与安宁，他自己却是放浪形骸的。即使作为“自闲”在秃山随师父修行，他也难掩对俗世的热望，然而正像禅宗公案所言，死灰槁木、不想姑娘的和尚并不是好和尚。**一生笃信犹太教的他，在秃山的禅宗修行与其说是修行，倒不如说是另一种身在俗世的体验。2年后下山，才有了耳畔千回百转的ten new songs，才有了这本渴望之书，是渴望着什么？是他的渴望还是芸芸众生的渴望？太耐人寻味。**

不是情场老手，写不尽情思缭绕。不是现世俗人，唱不出心底热望。所有眷恋只源于他在真诚地生活，随心所欲，也无所谓逾矩否。

那些难以言说的渴望属于夜晚，而Leonard Cohen，他属于每个渴望慰藉的孤独灵魂。



莱昂纳德•科恩 Leonard Cohen

他是诗人。22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让我们比拟神话》。2007年，加拿大Ecco出版社发行复刻本，纪念这本诗集问世50年。他是小说家。1966年发表《美丽失败者》，书评家盛赞：“乔伊斯还在人间，他以科恩之名在蒙特利尔生活，他以亨利•米勒的角度书写。”他是歌手、词曲创作者。他写的歌被各界歌手翻唱，至今已有300张以上的音乐专辑收录，仅以翻唱《哈里路亚》一曲的专辑为例，销量已超过500万张。

科恩自70年代开始修禅。1994年起，隐居在秃山，1996年剃度出家成为禅宗和尚，法号“自闲”。1999年还俗下山。2008年初夏，74岁的科恩重回舞台，在欧洲巡回演唱，偶尔低吟他的诗句。他说：“我上次在这里，是14年前，那时我60岁，只是个怀抱疯狂梦想的孩子。”2009年开始，他流浪的脚步将踏上全世界。



王安忆

- 王安忆（1954年3月— ），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母亲为女作家茹志娟。
- 1955年随家庭迁居上海。初中毕业后时期曾在安徽五河农村插队落户，后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演奏大提琴，并在业余开始写小说。1978年回上海工作。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 她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 2002年以《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 许多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有广泛声誉的华语作家。

【作品列表】

《长恨歌》（1996）
《遍地枭雄》（2005）
《启蒙时代》（2007）

【精彩书摘】



人心最经不起撩拔，一拔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到好就收的。

——《长恨歌》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长恨歌》

这心声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活着。那喧腾再是大声，再是热闹，再是没日没夜，也找不出这两个字的。这两个字是千斤重，只能向下沉，沉，沉到底，飘起来的都是一些烟和雾般的东西。所以，那心声是不能听的，听了你会哭。

——《长恨歌》

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在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

——《启蒙时代》



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现在，它已经在秧宝宝的背后，越来越远。它的腥臭烘热的气息，逐渐淡薄，稀疏，以至消失。天高云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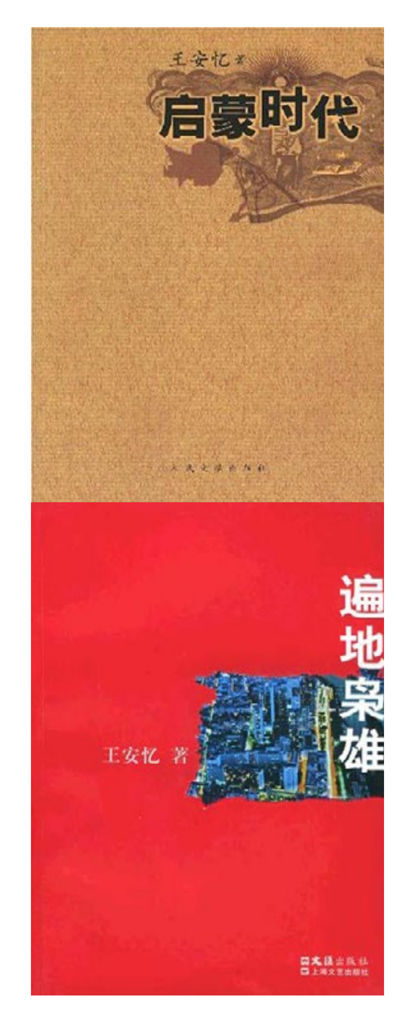
——《上种红菱下种藕》



雅倩专栏 http://blog.sina.com.cn/guoyaqian54

85后，金牛女，标准书痴，出版小字辈，实体书店狂热者。专职读书，业余码字。现就读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与都市文化专业。

海上梦觉——我读王安忆



如果要在当代作家中，寻找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那么不得不提到王安忆。自1978年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她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极为丰富。跨过饱含时代痕迹的“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我更倾向于把王安忆定位于一位城市作家，一位真正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勤劳写作者。

显然，作家本身也拥有着为上海立传的热情。从小说《长恨歌》散文集《海上繁华梦》到最近一部作品《天香》，上海作为一座城市的成长史也在作者的笔下为我们步步展现出来。在来到上海之前，我所有关于当代上海的想象似乎都是出自各位海上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除了王安忆，还有陈丹燕、毛尖等人。上海，似乎生来就是一座充满女性气质的城市。如今，已在上海生活了一年的光景，仿佛也已经真正体味到了这其中的缘由。

评论家王德威曾把王安忆推为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海派”一词的含义几经变化和丰富，当代的海派文学显然已经不同于五四之后至上世纪40年代时的海派。不过，把王安忆称为继张爱玲之后的海派文学传人，我个人还是颇为认同的。不仅仅是两人同为女性，更因为她们有着同样的用文字描述上海一这份执着。虽然，王安忆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她曾表示自己和张爱玲并不像。就作家个人而言，我想每一位都是很难摆脱那种所谓“影响的焦虑”的。只是，这种影响或大或小，或轻或重。**

至少，我们可以从王安忆和张爱玲身上，找到一个不容置疑的相同点。那就是对于《红楼梦》的热爱。王安忆最近的作品《天香》更是在事实中又肯定了这一点，自作品问世以来，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把其叙事架构与《红楼梦》相比。而仔细阅读，我们的确不难发现，作者在整部小说中几乎是在秉持一种向《红楼梦》致敬的态度。

熟悉王安忆创作历程和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试着猜测她的下一部作品会把目光投向哪一个历史时段的上海。至少，我对这种游戏是乐此不疲的，喜欢一位作家，如果可以猜透她的心思，个人也会有小小的成就感吧！我不会在此公布自己的答案，大家只能拭目以待，期待她的下一部上海故事。

大家总是习惯于把上海称为“魔都”，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充满魔力与魔幻的城市，那么王安忆就是那一位不仅仅可以让我们在这种力量中安静睡去，更能够让这场海上梦境在无论睡去了多久都能够冷静醒来的人。



蒋明：我不是老男孩，只想自然哼唱当下的生活

记者/秦琴

蒋明

70年代生于西安，现居广州。从事媒体工作十数年，发表影评乐评数十万字。2011年发行民谣专辑《再见北方》，获华语传媒大奖、华语金曲奖、金榕树音乐作品奖多项提名。(豆瓣小站音乐试听：http://site.douban.com/jiangming/)



一个唱人文民谣的娱乐八卦杂志主编

蒋明刚出来唱歌那会，参加"民谣在路上"上海站演出，主持人看完他的介绍，在舞台上有些纳闷的向观众介绍歌者蒋明:他有一个奇怪的身份——娱乐周刊的主编。结束后她还特意问蒋明这样是不是有些分裂。大多数人在结识蒋明之初都会奇怪，身为中国最时尚最畅销的八卦杂志之一的《南都娱乐周刊》副主编的他怎么就抱着吉他唱出这么纯粹的歌谣来。但蒋明，他并不是在做杂志的闲暇歪个脑袋到乐坛打个盹，唱歌弹琴出专辑做演出，这些在人家看来有些突然的动作，对他而言其实都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年轻时人们有强烈的目标和目的，但是很少会想到顺其自然如水流淌的去做事，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功利想法了，就是清晨醒来觉得想去出一张专辑，那就出呗，越自然越好。"**

《文周》：你现在热衷玩音乐，肯定会有很多人觉得你在玩票，说说你对这个看法的回应？

蒋明：我一直感觉华语音乐圈太过正经了，就是指假如以我这样的姿态与年纪出来，很多人会说来路不正，也就是玩一下，过眼云烟那种的。但其实，这才是我喜爱的音乐态度，自由、散漫、无拘无束，随着心行走。其实在国外成熟的音乐环境里，这种状态比比皆是！说我玩票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我的职业迷惑了，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为何放着优越的生活不享受，去搞什么音乐，但在我看，这些都是比较世俗的观念，记得上次和左小祖咒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再做一张唱片出来，就没有人说你玩票了！

《文周》：你的第一张专辑《再见北方》里收录的歌曲都是什么时期的作品？

蒋明：第一张唱片里的歌曲全部选自94-97年之间，可以说是一张个体怀旧的概念专辑。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歌，也录过一些歌曲，《再见北方》里的歌曲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只是后来我的闯荡没有成功，很多年来这些歌都变成时间的灰烬了！

《文周》：是指音乐路上的闯荡没有成功？

蒋明：是的，在年轻的时候受过挫折，其实这很正常，我常常和别人玩笑说，感谢老天没有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出专辑，否则我会脸红一辈子。

《文周》：所以现在的《再见北方》里的歌谣那么纯粹简单，要感谢曾经的挫折。

蒋明：谢谢，只能说第一张唱片我经验不足，完全独立做出来走了很多弯路而且效果不好，所以会显得比较青涩。



《文周》：经验不足指的是哪些方面？你的媒体人的身份和乐评人的身份应该帮你积累了很多经验和资源？
蒋明：主要指在音乐制作方面，从编曲、录音到缩混，摸索的过程比较漫长，我虽然能分辨好的流行歌曲，但是怎么还原和恢复一首歌曲本身的气质与精气神，在技术层面还是欠缺了经验。

《文周》：我看到有媒体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你突然在音乐道路上杀到大众面前，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蒋明：哈哈，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很突起吗？没有觉得啊！

《文周》：这是一种赞扬。
蒋明：其实很多人关心的是我的身份。我倒是希望模糊这点。

《文周》：为什么大家无法关注到作品或者你作为音乐人本身呢？
蒋明：其实，音乐本身有关注，只是人们往往会讶异于一个八卦周刊的主编为何会唱这么人文的民谣，好奇心人人都有，不过猎奇时间过去之后，更多人关注的还是歌曲本身！

白天做编辑，晚上当歌手

80年代，诗酒趁年华。
那个白衣飘飘的时代成就了多少人所能肆意挥霍的青春梦想，他们写诗留长发，他们抱着吉他在路口等喜欢的女生，他们用磁带翻来覆去的听歌，他们把歌词工工整整的抄在记事本上，他们都会唱“依稀往梦似曾见……从此我们却再也没能相见。”蒋明，当然也是这样，80年代中期，他是一名浑浑噩噩的中学生，充满了理想却又不知理想为何物。刚刚摆脱了要做一个航海家、将军和科学家的伟大理想，随即被各种流行的调子包围，人人都会哼唱几首粤语歌，而蒋明不甘只是成为全民文化潮流里的大众追随者。并且那时，他还迷上了另一种表现形式：跳舞。87年，一部叫《霹雳舞》的电影成就了无数的文艺青年的欢喜，蒋明是其中一个。“从上映到撤下，我至少看了25遍，对于0.25元一张票来说，加上路费，我花了不到10元钱，完成了我全业余舞者向半业余之间的过度。”

在随之而来的岁月里，同龄人还在之乎者也的阶段里，蒋明已经开始了自己跑江湖的日子，跟歌舞团四处走穴演出，和歌手演员模特们混在一起，那些在舞台上抱着吉他唱歌的人们也开启了蒋明对歌唱的热情。多年后的他回忆起来，在文章里写**“这或许是我人生真实的开始，也是我见证流行乐从草台到辉煌的全程。我至今也不太明白父母长辈们是怎么同意我看似荒谬的决定的！我决定了不上学，去当一名舞者。是的，我终于可以有理由24小时的跳舞，说这是职业、理想，还是说这是我和这个无聊世界的决裂都好，年轻气盛的人没有更远的担忧，没有失败的经验，没有财富和人脉，我孤身上路了，成功就像开在路边的花朵，随手可摘！”**



可是，那朵盛开的花他并未轻易摘入怀中。
那时的大陆歌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的脚步，从南方到北方，无数歌手走进唱片公司的大门，然后变成传奇再走出来。蒋明也满心期待的往唱片公司走，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之后，他被扫地出门，没几个人能耐心听完他唱歌。**“我想大多数那个时候进唱片公司的人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因为他们首先会问，你有钱吗？我回答：没有！他们问：那你能借来钱吗？我问：多少？他们说：40万……30万……20万……我继续摇头！10万？就是这样，钱第一次难倒了我。也幸亏他们干掉了我，才没有让我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危害人间。”**

《文周》：您在进入媒体的时候“封存”了音乐梦想，是因为您之前提到的挫败么？
蒋明：一半源于挫败，一半源于机缘巧合进入媒体吧，既然当不了一个歌手，进入媒体圈也还是干自己喜爱的音乐类的事，也算是为流行乐继续贡献吧！其后至今我一直在做推广宣传好音乐的事，也算是一直在打擦边球吧。

《文周》：现在对自己在音乐上的期望是什么？你在意和流行歌曲相比，自己的音乐相对传唱度较小这个问题么？
蒋明：我希望能做出温暖豁达的歌曲，用歌曲表现我每个时期生命的感悟与状态，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歌颂城市、爱情。我其实不太在乎其余的商业性的问题，面对自己的本真就好，就想唱自己的歌，给自己一个交代，外面流行什么基本与我无关。

《文周》：你希望什么样的人听你的音乐？你会向同事、向娱乐圈的名人推荐自己的乐队和作品么？
蒋明: 我基本不会向他们推荐自己的音乐，就像你不会推荐自己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我感觉这是个稀疏平常之事，不值得大书特书。我倒是希望普罗大众来听下我的音乐，不论他们感觉好与不好，至少比之很多流行歌曲有营养，来分享下我的人生体验也是好事。

《文周》：你的歌词里有一首歌 “我不能爱你一时，只能一世” 很打动人。
蒋明:这是我的自身体验，当你爱一个人又受困于人情世事而不得相互拥有，这样的情绪自然而生。

《文周》：对你现在做乐队的这件事，你听到的最好和最坏的评价分别是什么？
蒋明：好的赞扬的声音真的太多了，我有时候都不能分辨真假了。坏的声音也有，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希望有理性的分析来说这张专辑的不是，可惜中国绝大多数乐评人都是我的朋友，哈哈哈，这样就搞成了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肯说我坏话，而网友们偶尔几个质疑的大都和音乐无关，都是说我的资深媒体身份让我怎样啊，这实在是个无聊的话题。
《文周》：那你觉得什么样的音乐是好音乐？





蒋明：具有独立性、人文性和社会性！并且一定要美，也就是歌曲的旋律性要强！

《文周》：音乐上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多？

蒋明：华语歌手里，早期的罗大佑、黄舒骏和一大批民谣歌者对我的影响颇深，我是个坚定的传统文化追随者，我喜爱的歌手必须先是文人，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很荣幸我生活的年代有大量这样的歌手。

《文周》：作为《南都娱乐周刊》的副主编身份，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蒋明：尽量避免应酬、尽量早睡早起、尽量多听多看！下班后排练、写歌写文章、看电影，喜欢去到陌生的地方待几天。看书喝茶在日常生活中占得比例越来越大。

《文周》：你会想要把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和娱乐杂志主编身份区分开么？你自己如何转换这两种身份？

蒋明：没必要也不可能区分的很清楚，我白天做编辑，晚上当歌手，白天和世界混，晚上和自己混，有时候我会发现我把对于白天的不满与虚无都写进了晚上的歌里，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体验，我比别人多一条命。

《文周》：说说你最近参加过的音乐节，对中国的音乐节市场怎么看？

蒋明：空山乐队正式成立才5个月，参加了南方地区的几场音乐节，但是，我一直很疑惑我们乐队适不适合去参加这种大型音乐节，太燥，好像所有的乐队就是为了让大家跳起来，谁最有本事就让大伙嗨的最厉害，结果变成荷尔蒙发泄场了，不是很符合我们乐队以静为主的态度。中国的音乐市场，现在正在往正途走，首先是演出起来了，太多的歌手、独立歌手因此有了演出费用，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一场巡演下来，可以有小几十万，这个待遇其实早就应该是这样了，来得太晚了。但是，大音乐节还是鱼龙混杂，并且很多不懂音乐的商人、政府部门左右其中，把原本可以搞好的派对变成了个人牟利的工具，四不像是常见的事情，流行的、摇滚的、晚会歌手混杂一谈也是常事。还好，商业也在驱动着演出市场的多样化，对于前期来讲，难免泥沙俱下，过个几年，等投资热过去了，剩下的也就真正是好的演出品牌了。

《文周》：你现在期待很多的演出么？你最期待在什么场合演出？

蒋明：演出不期待很多，我更喜欢几百人甚至几十人的小场子，大家安安静静的听歌，感悟歌中的生命体验。有个事情很有趣，统计过，我的每一个专场，都有人听到流泪。这个也许就是歌声的内在力量。

《文周》：说说你的梦想，你觉得现在做乐队实现了当年你的梦想么？还有什么其他想做的事情？

蒋明：已经不能用实现梦想说明我的状况，我绝对不是老男孩，他们在延续自己的青春，而我是写出现在的精神状态，只是干了自己喜爱的一个事情，并得其乐趣而已。我还有个计划写一本内地的流行音乐300张专辑，为此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准备工作，收集资料等，希望留下一些史实方面的东西。

《文周》：要做文人做的事了。

蒋明：我哪里算啊，我很仰慕文人。

《文周》：那你如何界定文人，哪一类人是文人？

蒋明: 我们娱乐周刊的总编辑是文人，办公室编八卦新闻却写书评的是文人，写稿不用百度的是文人，摆地摊卖金瓶梅的是文人，每天喝酒吟诗把妹的是文人，先混媒体圈现在去拍电影的是文人，坚决反对蒙牛的是文人……我这些都做不到，不敢自称文人，我只是个有点文气的人。

《文周》：那你如何解读“文艺”呢，你是个文艺中年么？

蒋明：文艺这个词我感觉挺奇怪的，当他和中年混搭，往往先是酸酸的，这就是社会给这些人的嘲讽，当他们开始变胖，理想面目全非的时候，不舍得前半生所坚持的，不肯沦落为后半生所诟病的，这就是摇摆挣扎的中年。我正在越过这段时间，逐渐安静与沉静下来，知道不再心急，不再较劲，不再好高骛远，用几十年的经验来驾驭些自己能干的小事，这些说到底是人生感悟，算不得文艺。



在北京暴雨之夜奔向不列颠

——“奔向不列颠”英国文化夏日嘉年华

2012年7月21日 | 北京•愚公移山　　编辑 / 骨朵　记者/殷悦、骨朵　摄影/吕伟

Exile Parade

于2006年在英国Warrington成立，在经过两年的地下状态后，在一次演出中被绿洲乐队（Oasis）御用制作人Owen Morris相中，并主动请缨担任乐队首张专辑的制作人。Owen Morris在发现乐队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自Oasis《Definitely Maybe》之后遇到的最摇滚最值得骄傲的音乐”。今年三月，乐队发行了首张专辑《Hit the Zoo》，得到了诸多乐评人和媒体的好评。其中一首《Fire Walk With Me》还得到了大热英剧《Skins》导演的青睐，被收录在第一季里作为原声单曲。乐队目前签约于荷兰著名独立厂牌Suburban Records。

成员：Lomax(vocal) / Phil(guitar,backing vocals) / Chris(lead guitar) / Dave(bass) / Mutchy(drums)

乐队官网：http://www.exileparade.co.uk/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exileparade/

微博：http://weibo.com/u/2248363961

Elenore

他们的音乐融合了迷幻摇滚、吉他噪音以及合成器的渲染，把时髦和90年代不列颠流行以及60年代的迷茫都作为自己手中的画笔去铺陈音符的画面。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elenore/

微博：http://weibo.com/elenoreband

CNdY

来自北京，制作的音乐承载了HOUSE和浓重的TECHNO风格。但这只是乐队本身比较中意的两种音乐形式。CNdY在每一次现场演出中，都试图为听者制造一场致幻性质的TRIP。相对更加传统的摇滚乐，CNdY的现场无论从音量配比还是音色组合上都会有所区别，但只要顺从这些野兽为你制造的声场后，你将不会产生任何不快。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cndy/

微博：http://weibo.com/acidcndy

A公馆

A公馆乐队善于把一切声音：夜晚的声音、白天的声音、柏油马路上汽车的声音……统统变成音乐实验室里的元件，混合拆分，从中寻找新的感受。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agg/

微博：http://weibo.com/u/2001300481



CNdY乐队突然的开场，许多人都还匆忙在“奔向不列颠”的雨夜里，这个乐队先自嗨了起来，非常可爱。

A公馆乐队

Elenore可算是Exile Parade在音乐上的旧交，两支乐队还曾互相翻唱彼此乐队的歌

Exile Parade究竟为什么能让爱他们的人欲罢不能，来现场你就知道了

【现场】

湿答答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坐在愚公移山吧台边的沙发和座椅上刷着微博浏览最新的暴雨讯息，已经打了灯光的舞台和墙上精致却孤单的投影，空旷的舞池里反复回响着重复的旋律，主办方老S坐在调音台前已平静了的表情，经纪人朱尔摩斯跑进跑出接着电话，主办方负责人门门更多时候站在愚公移山入场处焦虑地望着那些像过关斩将一般穿越到现场的观众……

—— 这是7月21日20:30分位于北京交道口地区的Livehouse愚公移山，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奔向不列颠”最精彩的部分即将在舞台上拉开序幕。

下午17:32，Exile Parade的主唱Lomax在乐队官方微博上说Rain or no rain,come out to Britain Rush!Best show ever!We all come together in the show!!!那一刻，已经早早到赶到愚公移山的我们都没有料到门外的世界已经成了一片危险的汪洋，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还能笑着说“Exile Parade太牛了,都把英国天气带到首都北京了！”

门外是一场如同末日前的序曲，门里边的所有人却只想让这个夜晚的尾音更完美。

将近21:30，CNdY没有任何犹豫地开场，跳跃的电子在空荡荡的舞池前肆无忌惮地响起，舞台上的几个人没有丝毫尴尬，彼此相视微笑，甚至在音乐中忍不住足之蹈之，兴奋如孩童。强大的声场把人领进了一个没有烦恼的世界里。开始有人走进舞台前摇摆。接下来的A公馆登台的时候，台下的人已经卯足了可以把每一丝雨水带来的寒意驱赶无踪的力量，伴随着神经质的节奏，眼前无数温暖的光斑开始抖落。A公馆吉他手的鞋也许湿透了，索性光着脚挽着裤脚在舞台上跳开来。Elenore感觉已经等待了太久，迫不及待地把华丽的旋律带给台下逐渐驾舟赶到现场的朋友，当Exile Parade出场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想不起关于暴雨的任何故事了。

我站在舞台下方，无暇去关注我的身后究竟有多少人。我的视线没法从Lomax身上移开，他妖娆得像童话故事里邪恶的妖精，像是妩媚和暴戾并存的雌雄同体。每到一个段落结束他必要在你的镜头前定格数秒，目不转睛地望向台下，好像他站的地方不是舞台，而是世界之巅，好像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声音是那么自由，快乐得无所顾忌，整个乐队的五个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充满无限能量的太阳。

当熟悉的Fire Walk with Me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大家都成了一个个小太阳。

演出是时在怎样的情况下结束的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每次回想到Exile Parade在舞台上的情景，我的眼前只有无数色彩在旋转。我想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到了某个孤岛上，我会希望Exile Parade的音乐陪着我，那样也许我便不会害怕了。

对于21日晚上的演出，我不想用“如果”或者“安慰”的字眼，我也不会回避这场雨对这个筹备了半年多的演出打击有多大。25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一篇《北京雨夜，乐队到访》，作者写的不是Exile Parade，而是另一支12人组成的比利时乐团因为大雨航班延误不得不临时下了飞机换乘高铁到达马鞍山进行演出。乐队在火车上就开始刮胡子换演出服，虽然这一切可能用“职业精神”这个词就可以概括，但是依旧令人动情。我想说的是，每一场演出背后的艰难往往超乎想象，尤其在遭遇不测、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来改变事实的时候，能做的，只有理解和宽容。

对于“奔向不列颠”的团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老S、门门和晶晶都不是职业的演出策划者，为了这场演出，老S的妈妈甚至为他贷了款。每支乐队也都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完成这场演出，让整个“奔向不列颠”在这个突然降临的天灾下盛放得那么漂亮，它给了每一个到来的观众最温暖的夜晚。

“我在那个时刻，只希望朋友们都能平安，你们都在与我奔向不列颠。”这是演出结束之后，老S在微博上说的话。

我想，没有人能否认“奔向不列颠”的成功。

贝斯手Dave

题外话：关于V的手势有许多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件脱离英国

吉他手Chris在表演间隙还会用心观察底下每一个观众

吉他手Phil



演出之前，Exile Parade乐队的Dave和Lomax接受《文周》采访

【采访】

“新专辑就像我们的第二生命”

《文周》× Exile Parade

记者/殷悦

愚公移山二楼，雨水顺着墙壁流进屋里，工作人员开始进进出出拿着桶和拖把忙碌着。就在这样的环境下，Exile Parade的每个人还是非常友好并且耐心，你能感觉得到他们身上那种年轻却不卑不亢的温柔力量，但是谁知道，几个小时后的舞台上，他们成为了这个世界最斑斓最夺目的大明星！

《文周》：欢迎再次来到中国。我知道两年前是你们乐队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那么，和上一次相比，你们感觉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Exile Parade：我想我们这次已经准备充分了。两年前，我们来到中国参观旅游，了解了中国的一些文化，我们乐队那时还不是很成熟，而这次，我们已经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为演出做好了准备。

《文周》：你们喜欢中国文化吗？

Exile Parade: 是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和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中国有着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传统和风俗。

《文周》：四年出了三张EP，这次终于出了一张正式专辑，大家都觉得特别不容易，这张专辑诞生的背后有什么故事？

Exile Parade：我认为整个专辑的制作过程是十分有趣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制作人Owen Morris，专辑的成功发行要归功于他，他是我们整张专辑的英雄。因为他，我们得到了许多的资金支持和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排练和录音，希望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做到最好。

《文周》：我想你们每一个乐队成员一定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吧？

Exile Parade：是的，我们将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这上面，它就像我们的第二生命，一切都是关于音乐，关于我们的专辑和演出。

《文周》：今天的演出，有一些中国的乐队像Elenore、CNdY还有A公馆乐队会和你们同台表演。你们之前对他们有所了解吗？

Exile Parade：是的，我们很喜欢Elenore，他们之前和我们进行过翻唱互动，他们唱我们的歌，我们也唱他们的音乐，我们用音乐来交流。

《文周》：是的，音乐就像一座桥，可以连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它是可以跨越国界的。

Exile Parade：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在我们和中国乐队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和表演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文周》：如果以后有机会和中国乐队合作的话，你们最想和哪个中国乐队合作呢？

Exile Parade：应该是Elenore乐队，我们互相有一定了解，我们希望将来Elenore可以到英国表演，和我们同台演出。



“09年我们就做了‘奔向不列颠’，那天也是雨天”

《文周》×“奔向不列颠”主办团队 商务负责人门门

记者/骨朵

这是一场计划了半年多的活动，现场不仅有英伦商品市集还有持续一周的Lomo摄影展，更重要的是主办团队特别邀请了Exile Parade参演此次“奔向不列颠”音乐会，所有点点滴滴在年轻的主办团队的努力下尽可能地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所有独立音乐演出能够覆盖到的宣传之处都看到了这次演出漂亮的海报，“奔向不列颠”从一开始在路上就跑得令人赞叹！

《文周》：这次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

门门：今年春节前开始的。其实09年5月也举行了一个“奔向不列颠”的活动，在MAO，也是在这么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当时请了国内的一些英伦乐队演出（逃跑计划、OLIVER、STEELY HEART、午夜飞行、The Fire Balloon、V-DAY），主要是几个特别喜欢英伦的朋友自己的一次party吧。今年就想再做一场更好的，就跟朱尔摩斯联系上了，邀请了Exile Parade。

《文周》：邀请Exile Parade的过程顺利吗？

门门：很顺利。他们是一支很有素质的乐队，特别愿意来，也很配合我们。

《文周》：“奔向不列颠”09年那次也做这么多活动吗？比如摄影展这些？

门门：没有，这次也是比较偶然，这个摄影展是Lomography特别支持的，邀请了三位摄影师参与。展出的五十张作品里，每一张里都有北京和伦敦两个地方，运用了重曝做到的。

《文周》：那很有意思啊！感觉每一张都有不同的故事。

门门：对，我自己也特别钟情英伦文化，它很容易让人着迷，特别美。

《文周》：你觉得英伦文化有什么特点？

门门：其实就拿这些照片来说，英伦文化涵盖到整个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非常有辨识度，比如为什么它的路标、地铁的指示标是那样的？还有公共汽车、穿着打扮发型甚至是音乐风格……向上，年轻，充满热情和活力的颜色。还有不得不说的就是足球！

《文周》：比如Exile Parade和曼联的关系（注：乐队中的三人包括经纪人都是曼城队的死忠，今年他们的歌曲《Moviemaker》被英超曼城俱乐部选为3月最佳进球集锦宣传片主题曲，《Hello Blue》被英超埃弗顿俱乐部选为足总杯半决赛预告片主题曲）！这次活动宣传里也把足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呀。

门门：这里其实非常有意思，我自己是一个阿森纳球迷，但是我在做活动宣传的时候还得不停地重复Exile Parade和曼城的关系，还得说Exile Parade特别棒……

《文周》：但是其实抛开足球来说，你应该还是挺喜欢他们的音乐吧？

门门：你可能不太了解球迷的心理，如果是一支球队的死忠，那么他会用心去关注所有与这支球队有关的事情。在中国，摇滚和足球没有这么一层关系，可能大家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吧。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我爱阿森纳爱了十年啊！老实说，做这样的宣传心里还是会有一种冲突的，哈哈哈。

《文周》：那这么说起来朱尔摩斯作为Exile Parade在中国的经纪人，他一定是曼联球迷了！

门门：对，我们俩还会大半夜就足球的事情互掐或者搅基……当然工作上还是各自非常尽职尽责，老朱特别有效率。

《文周》：说说你们这个团队吧，这次为活动做出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比如就我看到的Nic（晶晶，原音乐人攻略团队成员）写的文字很好，还有老S（音乐人）事事都亲力亲为，你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

门门：我们几个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啦，我以前也是玩乐队的，而且Nic、老S还有我都是广东人，我们平时都直接用粤语交流，很亲切，大家都能最大程度地去把这一件事情做好。我是基本上这几个月就只干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很佩服老朱做这么一件事的同时还能把其他事情都做得很好。这个团队的人都很优秀。



>>>关于足球和摇滚乐：
中西文化差异太大。足球和摇滚乐这两样流入他们血液里的东西，英国人的理解自然更有说服力，也更人性。我们很难去用我们对足球对摇滚乐的理解让他们去适应和接纳，因为我们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之中，并且我们很难试图用我们对舶来品的理解去影响他们根基文化的理解。
——朱尔摩斯16日零点的工作总结 @朱尔摩斯Pekin

【后记】

雨水自7月21日那晚开始对北京似乎就有了不同的意味，在网络上关于多少年一遇的天灾以及政府作为与否的讨论之外，应该还有什么美好的事情被记得，比如“奔向不列颠”。并且，我希望它被记得的原因不仅仅是这场暴雨，不仅仅是Exile Parade和其他乐队精彩夺目的表演，而是用心做演出和真心爱音乐的人们。那些没能赶来愚公移山被滞留在“奔向不列颠”的路上的朋友和搁浅的车辆，被城管和居心不良的人们撕走了的海报和坚持在三里屯路口发传单的手，一样要被记得。



摇滚

3×3 = 刺猬 + Casino Demon + 嘎调

2012年8月3日（周五） 21:00-23:30

地点：MAO live house（东城区鼓楼东大街111号）
票价：100元
刺猬试听 http://site.douban.com/hedgehog/
Casino Demon试听 http://site.douban.com/casinodemon/
嘎调试听 http://site.douban.com/thegar/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演出。上一次一起狂欢的时候，你还记得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吗？也许你刚刚上大学，也许你将要大学毕业，也许你刚刚参加工作，也许你刚刚开始新的恋爱，也许你刚刚失恋。无论如何，也许那是你如今怀念的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有说不完的故事有道不清的快乐和忧愁。今天他们一起回来了！



香港 | at17

卢凯彤内地巡演•北京站

2012年8月10日（周五） 20:00-23:30

地点：愚公移山（东城区张自忠路3-2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西侧）
票价：120（预售）/150元（现场）
在线订票： http://shop57745081.taobao.com/

卢凯彤，香港歌唱组合at17成员，出生于加拿大。她是组合中的主音、和音和吉他手。除了弹得一手好吉他外，还会弹钢琴。 2010年，at17暂时拆伙，卢凯彤开始个人发展，他这两年还曾在郑秀文、陈奕迅、杨千嬅、容祖儿、何韵诗等歌手的演唱会上担任吉他手。



日本 | 后摇

日本后摇天团MONO2012中国巡演•北京站

2012年8月15日（周三） 21:00-23:30

地点：愚公移山（东城区张自忠路3-2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西侧）
票价：160（预售）/220（现场）元
MONO试听 http://site.douban.com/mono/

Mono的音乐被称为是“天上来的声音”，秉承着一种强烈的控制情绪的庞大力量，Mono的现场不亚于一场风浪浩劫式的交响乐演出。他们于13年前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行了五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乐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Mono是一个非常善于进行现场演出的乐队，他们绝不是一个“后摇”乐队那么简单。
全国巡演行程 http://www.douban.com/event/16751189/

港台流行

林忆莲2012北京演唱会

2012年8月10日（周五） 19:00-23:00

地点：北京万事达中心主馆（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8265.html

林忆莲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如同一个流利而苍凉的手势，划过我们曾经光丽如绸的青春，带着思考中的感慨与叹息，飘落于年华的锦绣。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不必在乎我是谁》，到《至少还有你》……，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里感动、疼痛、复元，而且成长，仿佛只是一转瞬间。

人气活动 | 民谣 | 麻油叶民间组织

宋冬野&花粥 全国巡演•北京站

2012年8月3日 20:00-23:30

地址：麻雀瓦舍（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东院红点艺术工厂内）
票价：50（预售票）/80（现场）元
订票： http://e.mosh.cn/yehua
宋冬野试听 http://site.douban.com/donye/
花粥试听 http://site.douban.com/huazhou/
嘉宾：尧十三试听 http://site.douban.com/monamour/
其他城市行程 http://www.douban.com/event/16628573/



金士杰 | 台湾果陀剧场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2012年8月3日—8月6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
导演：杨世彭
主演：金士杰、卜学亮
票价：120/200/320/400/48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4417.html

【编辑推荐语】金士杰来了，对京城戏迷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作为台湾剧场界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的金士杰老师，很多人都曾经远赴上海就为了一睹他在舞台上的风采，更被媒体称赞为“眉毛里都是戏”。《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是金老师的代表作品之一，去年12月的上海演出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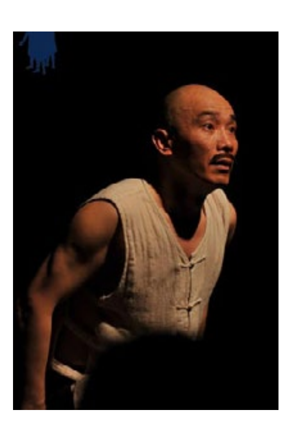
以色列卡梅尔剧团话剧 | 国家大剧院

《安魂曲》

2012年8月13日—8月15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
编剧：汉诺赫•列文
票价：80/150/240/300/360/4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4725.html

【编辑推荐语】话剧《安魂曲》由契诃夫三部小说片断改编。是以色列戏剧史上最伟大的编导汉诺赫•列文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刻的创作，饱含着“向死而生”的生命光辉。卡梅尔剧院的话剧《安魂曲》曾两次来华演出，均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曾被老戏迷称作可以看的“眼泪汪汪”的作品。



方旭 | 蓬蒿剧场

《我这一辈子》

2012年8月22日—8月26日 19:30
地点：蓬蒿剧场（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东棉花胡同35号）
导演：佘南南
票价：80（预售票）/100（现场票）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9874.html

【编辑推荐语】方旭把老舍的这部经典作品改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讲述了一个旧时代刑警坎坷而艰难的一生遭遇，真切地表现出陈腐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底层小人物无力把握改变自己命运的悲哀。而且剧中二十多个角色全部由一个人完成，让很多人看完后不由得大呼过瘾，同时也感受到了独角戏的魅力。

中国国家话剧院2012消夏戏剧广场 | 王晓鹰 | 梁国庆

《哥本哈根》

2012年8月15日—8月19日 19:30

地点：北京国话小剧场（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甲45号）
导演：王晓鹰
主演：梁国庆、何瑜、杨青
票价：30/5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9028.html



【编辑推荐语】《哥本哈根》已经成为了国家话剧院的保留剧目，基本上每年都会演出，我身边也有朋友只要这个戏演，就会去看一遍。这是属于理科生的戏，因为里面有很多物理学的知识，不懂的人会听得头晕眼花，但这也不会影响你对这个戏的理解，因为它不枯燥。况且国话消夏广场的低票价是如此的亲民，所以如果你没看过这个戏，就一定要进剧场看一看。

首都剧场 | 吴刚 | 冯远征 | 朱旭

《哗变》

2012年8月10日—8月19日 19:30

地点：首都剧场（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2号）
重排艺术指导：朱旭
重排导演：任鸣
舞台设计：周一莎
灯光设计：霍焰
主演：冯远征、吴刚
票价：(学生票)40/80/180/280/380/480/580/680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8772.html



【编辑推荐语】“面对一座山，如果你不是愚公那你也得是一座山，否则在戏里你是真搬不倒朱旭舰长。”老版的哗变中，扮演格林渥任宝贤面对稳如泰山的朱旭舰长终于泰然了。多年后，冯远征接棒舰长，吴刚饰演格林渥，继续在人艺舞台上上演着这场军事审判。



陈建斌 | 吴秀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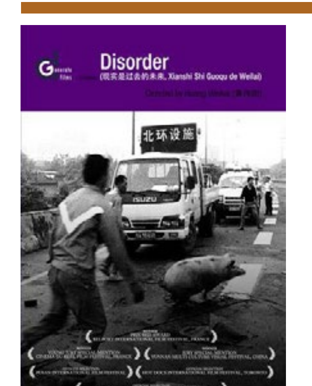
独立电影《人山人海》

2012年8月5日（周日） 16:30—19:0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海淀区小西天文慧园路3号）
票价：10（学生）/15元

铁老大（陈建斌 饰）几年前在外地打工回到家乡之后，就不愿再离开家乡了，他决心安于现状，在茫茫大山深处养家糊口。他与弟弟在乡村的垭口开着摩的，维持基本的生计。一个午后，摩的司机们围聚于垭口等待乘客。铁老大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乘坐弟弟摩托的长发青年（吴秀波 饰）在半道上突起歹意，持刀抢车，将弟弟杀害，然后驾车逃逸。铁老大决定千里追凶，为弟弟报仇雪恨……

【编辑推荐语】《人山人海》为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惊喜片"，最终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导演蔡尚君也会出席放映会，和大家交流影片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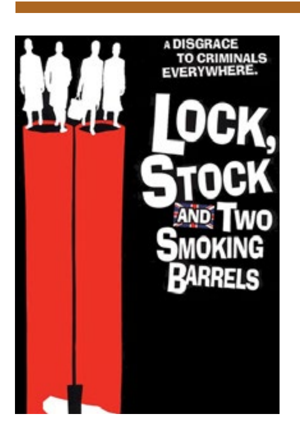


独立电影会：黄伟凯的纪录片

2012年8月4日（周六） 16:30—19: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798艺术区内）
票价：10（学生）/15元

本月独立电影会介绍纪录片导演黄维凯的两部作品——《现实是过去的未来》以及《飘》。在《现实是过去的未来》中，"导演运用大量的影像素材，以慧诘的剪接，以及自然音蒙太奇，勾勒出一曲充满黑色幽默的城市交响曲。"（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评委会特别提名奖"获奖评语）；影片用黑白影像和大胆的剪辑手法，变奏出广州现实而又超现实的社会图景。而《飘》则关注一位在城市商业中心过街隧道里以卖唱为生的流浪歌手。影片曾获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黑陶奖"（2005）并入选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导演黄维凯将出席两场放映与观众交流。



印度实验电影

阿伊莎•亚伯拉罕的艺术影像

2012年8月11日（周六） 14:00—16: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798艺术区内）
门票：10（学生）/15元

结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印度公路"展览，艺术影院将呈现参展艺术家、印度实验电影人阿伊莎•亚伯拉罕的实验影像作品：Straight 8 （实验短片，2005)，One Way （纪录短片，State of the World系列中的一部)，On Tour（实验短片，"印度公路"展览的一部分）以及 I Saw A God Dance （纪录短片，2011)。从事影像创作之前，亚伯拉罕在印度和美国学习绘画。两个大陆之间频繁的旅行使亚伯拉罕热衷于在作品中表现故乡的变换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通过错置的声画关系，背井离乡的主人公和大量回忆性的叙述，亚伯拉罕搭建了她标志性的身份记忆迷宫。

免费活动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览



2012年6月19日—10月21日 9:00 - 17:00 （周一闭馆）

地点：首都博物馆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代表北京的城市"名片"。为了解读这张"名片"，北京的文博系统与档案系统首次合作办展，将文物与档案整合在一起，相互佐证，相互映衬。吸引着人们走近她，真切地感受那灵动的北京文化。展览中还运用多媒体影片，展现了《中轴线上的合院之城》《四合院的布局》《四合院的生活》，对于想深入了解北京胡同四合院每一位观众来说，也许是解渴之作。

提前预约 | 日本 | 摄影

风姿花传（须田一政个展）



2012年7月21日—8月21日 10:00—18:00

地点：亦安画廊（798艺术区内）
需要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电话：5978 9280）

须田一政（Suda Issei），194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与许多同属于战后一代的摄影家不同的是，须田一政通过摄影作品寻求专属于日本的美学概念，他并不执著于一味追随西方摄影大师的叙事结构，而意图通过新的表现手法传达长久存在于日本这片土地上的隽永。此次展览，共展出须田一政作品50件左右。

免费活动 | 意大利 | 新锐设计 | 当代设计

新意大利设计2.0



2012年7月17日 —8月20日 9:00—18:00

地点：设计之都大厦中国设计交易市场地下一层
（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2号马甸桥东北）

由著名设计师Andrea Branzi策展的"新意大利设计2.0"展览，展出的300件作品均出自意大利当代杰出的新锐设计师之手，作品范围涵盖了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珠宝首饰设计、设计研究、美食设计和室内设计等当代设计的各个门类。

免费 | 油画 | 素描 | 雕塑 | 家具装饰品

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

2012年7月6日—10月1日 9：00—17：00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东城区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

展览将展出来自佛罗伦萨乌菲济美术馆、佛罗伦萨圣马可博物馆、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等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的67件艺术精品，包括油画、素描、雕塑和家具装饰品，从艺术品的视角展示十五、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市面貌及其风土人情。该展览可以说是名家荟萃、名品纷呈。保罗•乌切洛、菲利波•利比、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桑德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一批意大利艺术家的艺术精品及杰作将集中在展览中展出。

渔猎民族 | 绘画

王迈：尤伦斯湾海峡

2012年7月22日—8月30日 10:00—18: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内）
票价：10元（成人）

“尤伦斯湾海峡”这个作品的主题是根据UCCA所提供给王迈个展展出场地——中央通道和连结通道的转角空间产生的。高达9米的墙面和长30米相对狭窄的甬道都让人有身临海峡的意象。王迈此展新作品主要材料来自于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生活和生存必需的物品，如搭建成建筑结构的白桦林和印有迷彩图案的行军鱼皮营帐，以及悬挂的放大数倍的渔猎民族用于哺育婴儿使用的摇篮；摇篮内树立高耸的气象观测百叶箱，用来观测“海峡”的政治文化生态的气候。同时还将展出与这些装置作品场景相关绘画及作品草图。

免费活动 | 美学 | 可持续性



改变的力量！美学与可持续性的探索

2012年8月5日—9月14日 10:00—18:00

地点：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内）
艺术家：高世强（中国）、何翔宇（中国）、黄瑞芳（中国台湾）、 萨拉•刘易森（美国）马永峰（中国）、松坂亚由美（日本）、王久良（中国）、徐冰（中国）、杨少斌（中国）

当能源储备捉襟见肘，气候变化威胁临近，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这一切环境问题早就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先后在哥本哈根与坎昆举行的气候峰会“除了妥协什么都没有达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最近举行的“里约+20”峰会上尽管聚集了全球数十位国家元首，但让他们“就全球经济向环保模式转型做出承诺却希望不大”（《经济学人》）。在这两次会议之后，个人的行动力就显得尤为紧要。我们希望提供一种全新的可持续生活的愿景，使人们能够充满激情地将可持续理念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改变的力量！美学与可持续性的探索”展览即旨在提供这样的启迪，使大众可以在文化与美学领域直观地体验“可持续”这一概念。通过展览，使人们对“可持续性”产生全新的理解，也以此抵消长期以来对于这一术语的滥用。此外，展览还希望使人们意识到，若要实现长期富有建设性的可持续生活，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免费活动 | 提前报名

野夫:身边的江湖

2012年8月5日 14:00 - 16:00

地点：字里行间书店（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孔子学院总部）
咨询电话：010-82068179
报名方式：请将联系方式（手机号码、邮箱），邮件至mapj@ifeng.com，确认邮件将在8月2日下午5点发出，请注意查收。

野夫，作家。本名郑世平，土家族，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地区利川县。曾当过警察、囚徒、书商以及自由作家，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约一百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于2009年出版的历史小说《父亲的战争》，同年获得“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在大陆出版 散文集《尘世•挽歌》，并凭借《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大奖，是该奖项第一个大陆得主。



技能分享 | 体验 | 果壳网

万有青年大烩

2012年8月10日—11日

地点：北京市中华世纪坛（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22院街艺术区）

万有青年烩是一个技能分享线下活动，由果壳网主办，每次活动通过内部推荐和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出6-8位讲者，每人用7分钟向现场观众分享自己的技能，传授知识和经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值得分享的东西，任何一种技能都可以被学习。
2012万有青年大烩是万有青年烩的豪华版，8月11日，我们邀请21位讲者返场，向上千名观众打开21道知识之门。
第一场：万有青年之“认知”
第二场：万有青年之“创造”
第三场：万有青年之“变革”
同时还有工作坊、知识分享家沙龙、“装”酷体验馆等活动。
具体时间及详细活动安排见 http://www.douban.com/event/16874712/





免费活动 | 现代舞 | 身体探索

北京9当代舞团现代舞公开课

2012年8月3日（周五） 19:00—20:30

地点：朝阳9剧场后SARS剧场（朝阳区朝外小庄朝阳区文化馆）
授课：朝克
报名电话：010-85995067

本次课程分为两个部分，现代舞技术课和现代舞即兴课。
现代舞技术课程：使我们的身体更具有灵动性，让我们在舞蹈时有更多的身体可能性。
现代舞即兴课程：现代舞最为重要的课程之一。通过初、中、高级不重复的趣味性舞蹈命题游戏，来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瞬间反应能力、团队合作、逆向思维、二度创作以及发散性思维等。

绘画 | 人像 | 亲子

艺术家工作坊：用画笔来“照相”

2012年8月11日（周六） 10:00-11:3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内）
费用: 80（儿童）/40（UCCA个人会员）/免费（UCCA家庭会员）
嘉宾：张书笺 温凌

艺术家张书笺是人像绘画的好手，艺术家温凌笔下的漫画人物也是栩栩如生。小朋友们是不是也能像这些艺术家一样，生动地画出父母的样子呢？这次活动，我们就要施展魔法，借助塑胶板这种不起眼的小工具，让孩子们轻轻松松画出父母的样子，并且在艺术家的指导下，学会用画笔来记录家庭的温馨故事。

诗歌 | 日本文化

田原：诗歌翻译与双语写作

2012年8月5日（周日） 9:30—12:00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
主讲人：田原（旅日诗人）

田原，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90年代被河南大学派往日本留学。为日本文学博士，现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任教。翻译出版有《古川俊太郎诗选》、《石井桥诗歌选》等。用日语创作的诗歌作品获得日本第一届“留学生文学奖”，编著的日本语版《古川俊太郎诗选集》（三卷）获得第47届“每日新闻艺术奖”，诗集《石的记忆》获得日本第60届H氏诗人大奖。





7-21“奔向不列颠”Exile Parade乐队演出现场（摄影：吕伟）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2/08/01　总第74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